



蜜 蜂 计

〔清〕佚名 著

导 读

《蜜蜂计》十回，清代人情小说，作者不详。主叙汉代董生才被继母使蜜蜂计陷害及其婚姻故事。

《蜜蜂计》底本系南开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有抄本《话本十四种》，一函共 12 册，毛边氏手抄，蓝皮封面，纸质墨色、装订一致，抄写亦出一人之手，无总书名，亦不标册次卷数。函套馆藏，入藏年代不详。《蜜蜂计》属其中之一册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生亲子计害前妻子
念结发讨灯送丈夫 ()
- 第 二 回 苗凤英魂游地府
惊梦兆拯救董生 ()
- 第 三 回 花亭被救收双妻
邓府投窍秋千下 ()
- 第 四 回 苗凤英借尸还魂
董良才偶宿贼寺 ()
- 第 五 回 杀贼僧误蹈陷阱
贪贿赂屈打成招 ()
- 第 六 回 七星山素梅为王
救董生猛虎冲散 ()
- 第 七 回 顶名赴考殿试状元
进京献宝识破行藏 ()
- 第 八 回 颠倒颠夫妻相认
害中害带罪征寇 ()
- 第 九 回 董良才带罪征寇
救春香怒杀知县 ()
- 第 十 回 平凶僧夫妻团圆
秦总镇自罹法网 ()

第 一 回

生親子計害前妻子 念結發討燈送丈夫

世界炎涼轉瞬更，西風佩劍共長鳴。
黃金短盡英雄氣，誰向床頭哭不平。

話說漢高祖年間，河南府洛陽縣城西麒麟村，村中有一家富戶姓董名毓蘭，人稱為董員外。妻劉氏所生一子，取名良才，乃是白虎星降生。年方二八，讀盡五車之書，父母愛如珍寶，遂聘娶苗氏鳳英為妻，賢惠無比。苗氏過門未及一載，劉氏安人病故。員外見兒媳年幼，家下無人料理，只得續娶吳氏為妻。吳氏年方二十一歲，頗有幾分姿色，員外寵愛。一載有餘，呈氏生下一子，員外歡喜，吳氏更得其寵，言無不聽，計無不從。這吳氏自生了兒子，就把心腸改變，終日在員外面前上謗言，說良才好些不是，暗中要害良才一死，自己親子好承受家業。

一日，良才姥姥家去拜壽回家，與他父親捎來幾個包

子。见员外未在家，将包子交与吴氏。吴氏一见，陡然心生一计，遂取毒药暗下在肉包内。及至员外回家，吴氏将肉包付与员外道：“这是良才儿与你捎来肉包。”员外说：“这是我儿一片孝心。”伸手接来就吃。吴氏阻曰：“员外慢食。我想食自外来，须要小心，为何员外这等粗心？”员外笑说：“良才儿所捎来，岂有奸谋？”吴氏说：“往日我也不疑惑，但今时不知所为何事，见他满面凶纠纠，气色不正，恐他心怀歹意。俗语说：‘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’，恐那时悔之晚矣。”员外曰：“焉有此理！你既狐疑，将看家犬唤来，一试便知。”吴氏暗喜，以为中计，将犬唤进屋。员外把肉包丢在地，那犬一口吞入腹，待不移时，就上纵下跳，流血而死。只唬的员外口不能言。吴氏说：“如何？良才这数日有些心神不安，令人疑惑。不料他竟作着灭伦之事。”员外恨曰：“这样逆子要他何用？”遂怒气不息，要致死良才。心又回思：“良才乃是读书明礼之子，岂肯作此逆伦之事？再者包子已经夫人之手，其中不免有疑。”遂将怒气稍息，言道：“且待我细查明白，再与逆子算账未迟。”吴氏闻言，就知员外有反思之意，柳眉一皱，计上心来。口呼：“员外，你恐屈了良才儿。他所作的事可将奴羞杀，不但有弑父之心，还有戏母之意。昨日员外未在家，我独坐房中，良才从外进来，见屋中无人，他言三语四调戏妾身，是我将他骂出房去。我恐你生气，不敢对你言。”员外摇头说：“此事我不信！”吴氏说：“你若不信，明日我到书院去摘花，你躲在暗处窥看，就知是真是假。”员外说：“只可依你之言，验其虚实，再作定度。”一宿无词。

次日，吴氏梳洗已毕，暗取蜂蜜涂在身上，遂向员外说

道：“我往书院摘花去了，你可暗中相窥。”言罢，走至书院门外扣门。这董良才正然读书，忽闻扣门之声，暗想：“必是苗凤英前来摘花，待我躲在门后耍他一耍。”将身门后一闪，侧身开了门说：“我到是你达来了！”吴氏喝道：“好你不通情的畜生！你把我当作何人？”良才一见心嫌，遂赔笑：“儿不知母到，言语冒犯，望乞宽宥。”吴氏说：“不知者不作罪。”遂走至月台以下停步。良才口尊：“母亲来到书院有何事情？”吴氏说：“你妻令我与他摘花来了。”良才说：“待儿与娘摘来。”吴氏说：“我自己挑选摘几朵罢。”

时当三月天气，百花开放，满院芳芬，那游蜂狂蝶来往不绝。这吴氏名为摘花，实是用计而来，遂在书院之花丛中走了一趟。引得那些蜜蜂见他身上之蜜，皆纷纷飞来戏蜜。吴氏说：“这些游蜂螫了我生疼，良才快来护娘体，逐狂蜂！”良才跑近前遮护吴氏身体，用手逐蜂，吴氏故意在前跑，良才在左右逐蜂。董员外在暗中见良才耍戏吴氏，不由大怒，又不敢声扬，恐外人知晓，丑名难却，恨恨而去。

这吴氏约料员外必然窥见了，停步喝道：“蜜蜂已散，你还手之舞之。畜生，你要戏耍为娘吗？”良才说：“为儿有天胆也不敢。”吴氏喝退良才，自己回转后堂，故意眼中落泪，见了员外含泪说：“你养的好儿！见我摘花，他言我头上有蜂，近前抱我调戏，我舍命向他撕闹，险些被这畜生所辱。”员外闻言，长叹一声曰：“我已看明。这逆子有不子之心！今晚唤来，用绳把他勒死，以绝后患！”

二人讲话被苗凤英在窗外听去。凤英转回自己房，见良才进屋，口呼：“相公，你是读书明理之人，为何竟作出逆

伦之事？”遂言：“从窗外所听摘花戏母，员外大怒。今晚要用绳把你勒死！”良才闻言一怔，遂曰：“清晨母亲书院摘花，有群蜂绕身，命我去逐蜂。卑人并无欺母之心哪！是了，我赶蜂时，母亲身上粘手味甜，必是暗抹蜂蜜，引蜂上身，定计诬我也是有的。”夫妻悲叹不已。

天色已晚，忽闻父亲呼唤。良才只得走来，口尊：“父亲唤儿有何教训？”员外怒喝道：“好畜生！竟有不子之心。毒药害父，书院戏母，罪不容诛也！”不容良才分辨皂白，手执绒绳向良才项上一套，吴氏帮着员外努力一勒，只勒的良才脚踏手刨，目瞪口呆，堪堪气绝。

忽然头上现出一只白额虎，张牙舞爪，甚实凶恶。怎见的是：

发牙似铜锥，二目如金铃。

分明麒麟友，山下斗青龙。

这白虎乃是董良才的原神出窍，照定员外与吴氏。二人唬的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，白虎仍然归了窍。

这苗凤英在角门之外窃窥，见吴氏同员外勒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堪堪致死之际，忽现一只白额虎将他二人扑倒。心知丈夫是上方白虎星降世。见员外、吴氏吓死，恐苏省过来仍然难为丈夫，急用石头把角门撞开走进，只见良才披头散发，面如金纸而亡。急忙上前解去绒绳，将丈夫抱在怀内，含着泪唤道：“相公省来！”唤了一刻之久，并未苏省，暗想：“丈夫一死，吴氏必不留我，必逼我改嫁。奴是名门之女，我丈夫已死，奴焉能落在这贱人之手？”想罢将心一横，在墙上摘下宝剑，拔剑自刎而死。

这董良才虽然气绝，真魂未散，阳气悠悠转来。睁目一

看，只见父母躺卧在地，心中纳闷；又见苗氏妻倒在血泊之中，心中方明，“必是见我己死，拔剑自刎。”顾不的血泊，抱住凤英嚎啕痛哭：“妻呀，苦了你了！”哭了一回，暗想：“不好！父亲与吴氏母也打了顺风旗。若等父母醒来再无好处，我不如海角天涯逃我性命去罢！”遂站起身形向外而行，犹如丧家之犬，漏网之鱼。正是：

打开玉笼飞彩凤，顿断金索走蛟龙。

匆匆逃去。

这吴氏与员外苏省半晌而醒，说：“好利害一只猛虎，吓死我也！”员外问：“逆子良才往那里去了？”吴氏说：“或者那不孝之子，想必被虎吃了。那边是一血人吗？”员外近前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：“不好了，夫人快来，儿妻被人杀死了！”吴氏近前一看说：“这小贱人，是何人将他杀死？”员外叹道：“我家门遭此不幸，速派人备办棺木盛殓。”吴氏阻曰：“不可，若备棺木不致紧要，万一苗姓向咱理论，员外以何言答对与他？不如将尸骸掩在后园枯井之内，日后无人问他夫妻则可，如有人问及他夫妻二人，就说小畜生不顺家教，被我责打他几下，他夫妻就连夜逃走而去。”员外闻言说：“好计！”遂把苗氏尸骸掩埋在后院枯井内。

再言苗氏自刎而亡，张灶君不敢承当，遂将苗凤英的灵魂送在当方土地处，土地又将魂送在城隍处。苗氏见了城隍，将夫妻二人的冤枉诉了一遍。城隍曰：“本司送你去见阎君，诉你的冤枉。”苗氏跑禀道：“冤魂启求尊神，现今俺夫妻含冤负屈，只求尊神赐下红灯，惟恐冤魂之夫逃难迷路，以红灯引之，以表我夫妻之情。”城隍闻言大悦曰：

“真乃贤良，至死不忘结发的恩情，吾神可敬！也罢，赐你红罗纱灯一盏，速去快回，莫误卯期。”苗氏遵命而去。

且言董良才逃走，荒郊外黑暗暗，不辨路径，仰天叹道：“天哪！天！我董良才往哪里存身？”正然为难之际，猛见前边现出灯光，心中暗喜：“这就好了，我不免赶上，作伴同行。”遂紧走了数百步，看那灯光还是怎远，忙唤道：“前边那位老兄台，等候我作伴而行！”连唤几声不见应声，遂停步往前细看，暗道：“奇怪！前边灯光明是一人，为何唤之不应？我走灯也走，我停灯也停，莫非是鬼魅戏耍我？”不由毛发悚然。阴魂苗凤英见丈夫有些恐惧，遂应声曰：“相公为何不往前行？”良才惊问：“你是何人？”苗氏魂曰：“奴是你妻苗氏凤英。”良才闻言只吓的抖衣而战，颤哆嗦问曰：“贤妻！你已死在家中，为何在郊外缠我？”苗氏口呼：“相公不必害怕，妾念夫妻情肠，在城隍面前求讨红罗纱灯，一则与你引路，二则同你作伴而行。”良才闻言痛不欲生。苗氏魂劝曰：“相公不必啼哭，我想伤心之事越哭越悲，若哭的有些好歹，岂不将为妻一片好心枉费？趁此夜静无人，随为妻送你逃命去罢。”良才口呼：“贤妻前行，卑人随之。”苗氏魂把纱灯高举前行，良才紧走，纱灯紧走；良才慢行，纱灯慢行，走了一夜，良才忽然不见纱灯，见迎面有一座古庙。心想：“纱灯为何不见？想必贤妻送我至此，他就回去了也是有的。我觉着困倦，莫若进庙歇息歇息，候至天明再走不迟。”

不言董良才宿在庙内，再表苗凤英阴魂引丈夫至古庙，天将五更，遂将纱灯一闪，杳无踪影。自觉阴风响处，已至城隍庙中。城隍老爷收了纱灯，遂即写下一角文书，差派几

名青衣引领苗凤英阴魂竟往鬼门关而来。行走之间，一座大山阻路，一簇一簇许多穷饿之鬼围裹上来，向苗氏阴魂索讨钱食，苗氏魂只吓的往后倒退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二 回

苗凤英魂游地府 惊梦兆拯救董生

终日忙忙直到黑，不知何事为的谁。

欲觅孔方全未见，委果昭酥竟未归。

话表众青衣大怒，喝退了一群饿鬼。苗氏魂口呼：“二位公差，这是什么所在？有这些蓬头赤身鬼缠绕？”青衣说：“此处名为黄花山，又名苦鬼山，又名鬼门关。这些赤身露体的皆是在阳世游手好闲、好吃喝穿戴、花尽钱财、不惜费用人。人说他有福，哪知死后折磨，身披芦花，饿食草子。”言罢，领定苗氏前行。又到一处，只见桩木上绑缚一个人，有两个鬼使手擎大锯，向那人头上就锯，锯的那人连声叫苦，血流满地。苗氏问：“那人为何用锯解之？”青衣说：“此人在阳世瞒心昧己，伤天害理，大斗小秤，欺负贫穷，以此刑报之。”苗氏赞叹，又往前行。只见那厢有几个鬼使把一个人向碓臼内填，又把一人向磨眼内塞，心中不

解，又问青衣。青衣曰：“碓内捣的是强梁汉，打街骂巷，欺压善良；磨研的是打天骂地、呵风咒雨之人。”苗氏嗟叹不已，复往前行。又见急脚鬼把女子绑在桩橛，以利刃剜女子眼，割女子舌。苗氏问：“此女子因何割舌剜眼？”青衣说：“此婆娘们皆是存心狠毒，心生嫉妒，打公骂婆，欺压夫主之报。”又往前行，只见迎面一棵大树，枝梢层层密密，犹如山岭。闪出牛头马面，手执三股钢叉，叉上挑着一人，向树上一撩，听那人“哎哟”一声，皮开肉烂，五脏皆挂了一树。苗氏吓得抖衣而颤，不敢前进。青衣说：“休要害怕，此人们罪该如此。此等人在阳世杀人放火、图财害命，理当在此茶牙树上受此惨刑。”苗氏只得随青衣前行。

过了金银桥，来到枉死城，进了鬼门关，阴风透体。迎面三条路径，遂走中路。面前有两杆大旗，左边旗写“至公无私”，右边旗写“赏善罚恶”。刚至辕门之外，青衣说：“不可前行，此系森罗殿。你在此等候，待我二人去投文书再唤你进去。”言毕进去投了文。

苗氏站在外面向里观看，只见阎王坐在取魂台上。这森罗殿全是朱红格子，明三暗九，峨峨壮观，上罩黄登登一片金瓦。正看之间，见一鬼卒走出说：“苗凤英即速进见。”苗氏随进，忽听两旁喝喊一声，走出两个狰狞恶鬼，抓住苗氏往里一攒，那牛头马面接住，便向丹墀一摔，摔的苗氏发昏。金童玉女近前唤醒凤英，苗氏跪倒，口尊：“王爷，怨魂冤枉。”阎王说：“看这详文，你是有志气女子。”命判官查他命簿。判官遵命，即刻展开卯簿一阅曰：“红罗星苗凤英，阳寿七十二岁。因出嫁之日冲犯抹头鬼，一十八岁该刎颈而亡。因阳寿未尽，现有长安城南安郡御史之女，乳名邓

红玉，年方二八，寿尽于本年五月十七日，坠鞦而亡；苗凤英借尸还魂，夜梦文曲，身通六经，天榜有名，妻荣夫贵。”阎王闻言，遂命金童玉女引苗氏魂魄，至逍遥亭权且存身，专候五月十七日巳时，送他至南安郡邓府借尸还魂。金童玉女遂引苗氏魂到逍遥亭存身，这且不表。

且言红石村中有一秦豹，他父现在灵帝驾下，官拜总镇之职，名秦承翰。同他母徐氏、妹子素梅，亲丁三口在家度日。这秦豹倚仗父势，无恶不作。素梅房中有一得力的侍女，名唤小玉，天生的俊俏。秦豹心怀调戏，不得下手。一日清晨，素梅小姐命小玉园中摘花，被秦豹遇见，陡起淫心。见花园无有二人，立逼小玉成亲。小玉不从，百般辱骂。秦豹羞恼成怒，亮出宝剑，将小玉杀死。暗暗前厅去了。这素梅小姐不见小玉回来，又派丫鬟春香花园去寻。春香在花园不见小玉，寻到葡萄架下，见小玉躺在血泊之中，被人杀死。急忙跑回报与老夫人并小姐知道。夫人、小姐闻言，急忙来至花园，见小玉横卧葡萄架下血泊之中，死于非命，不晓的被何人杀死。老夫人命丫鬟将秦豹唤来，问道：“丫头小玉被杀，你可知否？”秦豹假意惊慌，说：“家中人谁肯杀他？想必是外来贼子前来偷盗，被小玉撞见，杀之灭口也是有的。”老夫人说：“想这贼走的不远，你急速差派家丁四处拿贼，与小玉抵命。”秦豹遵命而去，遂将小玉尸身掩埋花亭之旁。这秦豹自思小玉是我所杀，向何处拿凶手？若不差人去拿，又恐母亲见疑，只可差人四下追寻。

且言家人小喜带着两个佃户，竟扑南路追寻。行至古庙前，正逢董良才一觉睡醒，伸腰打哈息，被小喜听见，说：“庙内有人，进去看看。”遂进庙，一看见董良才浑身血迹，

又面生可疑，大声喊道：“杀人凶手竟在这里藏躲，你二人帮着我拿呀。”董生说：“岂有此理。你说我杀人有何证见？”小喜说：“你没看看你身上血迹么？你还嘴硬。”董生低头一看，暗想：“这是我妻刎颈之血染在我身，被他看见。”正然发怔，说：“我并无杀人。”小喜喝道：“放屁邪侈，是何言也。岂不知今日之事君事也！我若将你放于四海，实必逮夫身。我今茫茫然归，须要你而后从之！你若是迟迟而行，我定要鸣鼓而攻之！”言罢把董良才推推拥拥，不多时来至府门首，命：“二佃户在此守望相助，不可须臾离也。待我摄齐升堂将命比，出户入云则入。”言毕进府禀少爷知：“小人获着杀人之贼。请少爷施行。”秦豹吩咐带上来。小喜立刻走出，向董良才说：“我家少爷令我带你进去，须要你入公门鞠躬，如也见了我家少爷，须要你便言唯谨尔。你若是言不顾行，准备创业垂统，更兼那右传之八章，岂不亡之命矣夫。”遂将董良才带进客厅。后堂夫人并小姐闻听拿获杀人的凶手，遂在屏风后偷看窃听。

且言秦豹明知所获之人情屈，昧心问道：“你这汉子浑身血迹，面生可疑。要你实说因何暗入花园，将丫鬟小玉杀死？”董生说：“岂有此理！我非少名无姓之匪人，祖居不远，家住洛阳城西麒麟村，父名董毓兰，称为员外，我名良才，自幼读书。不幸生母亡故，继母不良，暗使蜜蜂计言我戏母，我父把我勒死。幸喜父母身乏倦睡，我已气转还阳。”秦豹问：“你身上血迹从何而来？”董生说：“我苏省过来，见我妻自刎而亡。是我抱尸而哭，身染血痕，急于逃命，并未暇及〔擦拭〕血痕。在古庙乏睡，被府上贵价捉来，诬我杀人。”屏风后秦素梅闻董良才之苦处，不由含泪

口呼：“母亲！听此人所言，非是杀人的凶手。令我哥哥将他释放去罢！”老夫人闻言点头说：“女儿言之有理。”遂唤道：“我儿秦豹，老身看此人不像杀人的凶手，放他去罢。”秦豹口呼：“母亲请回，儿遵母命。”母女闻言，转身回后〔堂〕去了。

小喜悄悄走近秦豹身旁，低声下气口呼：“少爷，此人放不得。”秦豹说：“我看此人非是杀人之徒，放他去罢！”小喜说：“不可。少爷言之差矣！从来杀人凶手那有善肯招认？况且他身有血迹，为明证，怎见不是他行凶？倘然放了他，日后家中的家丁院公若作些私弊，哪个还肯服你所管？”秦豹闻言，心中暗想：“小玉是我所杀，这人身上血迹从何而来？一定他在别处杀了什么人，逃在这里也是有的。杀人偿命，理之当然。我不免二命一抵，也可压众人口风。”遂问小喜：“你所言是理，怎奈他无口供，也是枉然。”小喜口呼：“少爷，人是贱虫，不打不成。将他吊起痛打，不怕他不招。”秦豹闻言点头，遂向董良才喝道：“因何你杀死丫鬟？快实招。”董生说：“杀人之事我实不知。我招何来？”秦豹闻言大怒，喝道：“好强徒，料你不肯招认。小喜，将他吊起拷打！”立刻把董良才吊起，小喜用皮鞭毒打，打的良才死去活来。忽见家人进客厅禀道：“现有堂尊名帖在此，请少爷一叙。”秦豹接帖看〔过〕遂道：“随后就随家人而去。”秦豹吩咐小喜：“堂尊请我议事，且将这人囚在花园。我回来再拷问，你随我进衙。”小喜遵命，把董良才锁在花园花亭上，随秦豹进衙去了。

这董良才被囚锁花亭内，浑身疼痛，哭一回叹息一回。堪堪天交一鼓，忽然一阵阴风，只见花前月下现出小玉冤

魂。冤魂暗道：“这白虎星官董良才与我家素梅小姐有姻缘之分，今日有难，必须救他得生。阴阳相隔，我如何可救？有了，我不如与素梅小姐警教小姐一梦，令他来救董生，可以与他二人作成这段姻缘，亦可报小姐待我的恩情。”想罢主意已定，一阵阴风来至绣楼之上。

秦素梅正在朦胧之间，忽见小玉立在面前，慌忙问道：“人人皆言你被贼人杀死，为何还在此间？”小玉笑说：“我未曾死，只恐你那心上的人待死。”小姐问：“我那心上的人是谁？”小玉笑说：“就是被打的洛阳人董良才，与你有姻缘之分，被秦豹锁在花园，堪堪性命难保。须当小姐去救。若是一步去迟，就误了你的终身大事。”小姐羞怒，举手去打小玉，小玉闪身一躲，素梅小姐闪了一跌，猛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心中暗想：“曾在前厅央我母讲情，将董生释放，焉能锁在花园？此乃梦幻之言，不可信之。”遂翻身睡着。小玉之魂见小姐复又困睡，遂又近前警梦，口呼：“小姐呀，小姐！还不快去拯救董良才。你若不救，小姐你误了你今生终身美满的姻缘。”秦素梅猛然惊省，原来还是在梦境。暗想：“一连两梦俱是一样，真乃奇怪，令人可疑，其中必有缘故。想必我那不行正的狠毒哥哥假允母亲之情，暗把董生锁讫拷打也未可知。明明白白小玉在梦中口口声声要奴去救董生。咳，天哪！天！奴与董生非亲非故，素不识面，并且男女授受不亲，如何能救他？”自己踌躇多时，〔又想〕：“只可唤醒春香丫头，他又生的伶俐乖巧，令他同我前往花园方妥。”

不知春香肯去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三 回

花亭被救收双妻 邓府投窍秋千下

难中偏遇好姻缘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
坦腹东床今是否，雀屏喜迎并头莲。

俚句叙过。谨接秦素梅小姐得了小玉两次梦境，欲令春香同往花园拯救董良才，可以令春香向董生提此一段姻缘。遂唤：“春香速醒。”春香从梦中忽然醒来，坐起说：“为何夜深之时小姐不眠，唤醒我作甚么？”小姐说：“我有一事，欲向你说，恐你不尽心。”春香口呼：“小姐只管向丫头言，若能办我必尽心。”小姐闻言，遂将小玉两次托梦之言对春香言了一遍。春香说：“二梦相同，想来有因，小姐唤醒我有何事？”小姐说：“奴有心命你同我进花园，一则拯救董生，二则烦你替奴讲。”小姐言至此，面上一阵飞红，低头不语。春香问：“小姐为何行说行止？”小姐说：“你明白就罢了，何须问长问短。”春香说：“事在你心而不言，我焉

能知？”小姐无奈，说：“一则拯救董生，二则是成全奴的姻缘。”春香闻言，暗想：“小姐有此意，我亦长成也，非木雕泥塑，何不我亦为个二房侧室，岂不是机会？”想罢口呼：“小姐命我救董生则可，若去与小姐提亲事，倘若太太知觉，我必受责。我不能从命。”小姐说：“你若肯去，奴赏你几两银。”春香说：“我不要银子，又不会说话，又不会温存。”小姐说：“既不要银，我赏你几疋好绸缎。”春香说：“我不要绸缎，虽然做了衣服，穿在身也是无人看。”小姐心中明白，说：“春香，你那心莫非也有配董生之意否？”春香说：“丫头高攀了！”小姐说：“你与奴说成这段姻缘，奴令董生收你为二房何如？”春香含笑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小姐说：“从来不会撒谎。”春香说：“既是言必观典，我同小姐去。”遂手拿钥匙，不移时来至花园门首。

春香将门开放，主仆进花园，来至花亭之下。见亭上锁着一人，咳声叹气。春香问：“花亭上是什么人在此长吁短叹？我家小姐在此。”董良才说：“我是洛阳董良才，被你家少爷诬我杀死你家丫鬟，将我苦打一顿，锁在此处。小姐若肯大发慈悲，放我出府，感小姐恩同再造！”小姐说：“春香，你把他放了罢！”春香说：“小姐你好呆，若开了他的锁，他不允亲事，岂不落场空？小姐若放我也不放！”遂转身问道：“适才求俺主仆救你，可用何物谢俺？”良才说：“我是离乡遭难之人，赤手空拳，那有谢礼？”春香说：“既无谢礼，你可得依俺一件事。”良才口呼：“丫鬟姐姐，若将我救下，莫说一件，就是十件、百件我皆依。”春香说：“勿庸百件，一件就行。”良才问：“是那一件？”春香说：“有心放你，深夜男女授受不亲；如不放你，可惜你命难

保。我家小姐生得不陋，你允下俺家小姐亲事，俺就放你逃生。”良才说：“你家小姐乃是千金之体，当寻门当户对人家，轿中来马上去，方有风光。想我这落难之人，命且不保，小生不从命，恐误小姐终身大事。”春香说：“拿着一块肥肉与你吃，你还嫌腥。你若不允，俺主婢不能救你。男女有嫌疑。”董良才闻言暗想：“是呀，若不允此亲事，我命终须难保；不如暂且允下亲事，逃出他府再作区处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口呼：“丫鬟姐姐，亲事小生允下了。”春香笑说：“你今允下亲事，就是有造化的小伙。待我去向小姐说知，再解你的锁。”

春香回转身下了月台，见了小姐只是嗤嗤而笑。小姐见了这个光景，难以出口相问。春香观透其意，假装呆着脸一语不发。见小姐欲语不语，那种羞态令人可怜，只得口呼：“小姐，婢子提到小姐婚姻之事，他不应允。”小姐闻言长叹一声：“哎，天哪！奴清晨在屏风后看那人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一表非凡，令人可爱，奴就起了怜才之心。夜间，小玉与奴连警二梦，只望配此良人，终身有托。不料成了镜中花，水中月。”不由泪倾腮边。春香遂含笑说：“小姐不可愁烦。董生不允亲事，被我三寸不烂之舌言说利害，他才应允亲事。小姐呀，你的事我与你周全完了，我的事你还记得否？”小姐说：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奴见了董生，必然说明。”春香说：“这才是君子不食言。”小姐说：“你可与他开了锁去。”春香说：“且慢开锁。如今之人鬼头鬼脑，人心难测。我令他狠狠发一洪誓，再与他开锁也不迟。”言罢二次走进花亭。

董生即问：“亲事小生已允，为何不开锁呢？”春香说：

“方才俺家小姐言道，恐怕你心不应口，无以为凭。欲令你狠狠的发下大誓，才与你开锁了。”良才口中不言，心中暗想：“实指望假意允亲，作为脱身之计。孰料被他参透，逼我明誓。这秦府千金小姐也玷辱不了我的家门。”遂仰面对天发誓曰：“我董良才与秦小姐若有三心二意，必受天诛。”春香闻誓心悦，曰：“待我给你开锁，”良才拦曰：“这锁你且慢开，我满口允亲，小姐不信，逼我对天明誓。小姐心事我还不知如何？小生也不令小姐明誓，只求小姐亲自给我开锁，小生方信小姐是真心实意。”春香说：“我家小姐乃是千金之体，恐他不亲自来开锁。”良才说：“小姐若不亲自来与我开锁，我宁死在花亭之上也不令你开锁。”春香说：“我看你这个人却不怎的，倒有好拿手。说不了，我去请小姐。”遂下了月台，将董生之言对小姐言了一遍。小姐说：“羞羞答答的，怎好与他开锁？奴不去。”春香说：“你又作怪！并且半夜三更到此所为何事？如今成了一家人了，你却害起羞来。这叫作地狱门口念弥陀，你修的晚了。”遂将小姐连搀带架着，二人来至花亭。

小姐无奈，伸玉腕把锁给董良才开开。良才满心欢喜，走近前深深一揖，口呼：“小姐，小生既承见爱，事不宜迟，有何妙计放我出府？”小姐还了一拜，问道：“你出府去，可有一定去处否？”良才回答：“水深从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小生此一出府，实无定向。”小姐闻言，口呼：“相公，今逢大比之年，何不奔上长安，求取功名？倘若高中，相公身荣，不枉奴救你一场，也有光彩。”良才说：“小生虽有此心，奈手中空虚，如何能赴考？”小姐说：“这有何难？”遂吩咐春香回绣楼将皮箱内五十两白银取来。春香领

命而去，小姐复向良才言道：“日后相公得第，休忘了奴家一片血心。此一去莫负了小奴家，休要得新忘旧，辜负花亭救你之心！”良才慰曰：“小生虽然年幼，凡那墙外花路旁柳我不爱贪，心上只有小姐一人。纵然有女如玉，我学生也不能再娶的。”小姐嘱咐曰：“相公若得第，早报捷音。”良才说：“小生若得第，必差轿马人夫前来搬你。”正言间，只见春香走进花亭，将银交与小姐。小姐将银亲手递与董生，良才连忙作谢。春香说：“还有一事不得明白。”小姐闻言，微然一笑，口称：“相公，这姻缘成就，多蒙春香丫鬟周全。奴家有言在先，事成之后奴情愿许他为二房，不知相公心下如何？”良才说：“小姐既然许过，小生无不从命。”春香闻言，喜形于色，说：“既成一家人，莫说两家话。你还未用饭了。”良才说：“用饭事小，救我出府事大。”春香说：“你走之心急，在路上须加小心，早宿晚行，遇人莫言实话，仅防歹人。这有衣服给你换着穿。”良才谢道：“蒙娘子金石之言，小生敢不铭刻在心？只求娘子救我出府。”春香说：“随我来。”三人下花亭，来至花墙下，春香用一条绒绳系在良才腰间，二人把良才托上花墙，慢慢松绳将董生坠在墙外。良才把绳解开，春香在墙内收回绳，一声“保重”，良才奔长安去了。这且慢表。

且言阎罗天子驾坐森罗殿，判官禀曰：“今时正是五月十七日，将苗氏送到南安借尸还魂。”阎罗王闻奏，遂吩咐金童玉女带领强、恶二鬼，送苗凤英真魂南安郡借尸还魂。金童玉女领下批文，一同奔南安，一阵阴风已至南安，进了邓氏花园，拆开批文一看，方知该邓红玉身亡秋千下。时候到了，不见邓红玉来，若误时辰，上神见责难担。遂命强、

恶二鬼速将邓红玉引至花园，违误者贬。强、恶二鬼不敢怠慢，一阵旋风去了。

再表这南安有位告老的御史，官讳邓文勋。夫人张氏年近六旬，膝下无子，所生一女乳名红玉，年方二八，闺中待字。这天五月十七日，红玉在绣楼刺绣，这强、恶二鬼在暗中扰混，连折了三个绣花细针，心中有些不自容，忙唤金花、玉瓶两个丫鬟。两个丫鬟闻唤一齐上楼，口呼：“姑娘唤俺俩个有何事？”红玉说：“我今日有些烦闷，你二人同我到花园玩花散心。”二使女答应，红玉小姐重新梳洗已毕，遂带领两名丫鬟往花园而来。那强、恶二鬼见红玉已离绣楼，报与金童玉女知晓。金童、玉女齐言：“邓红玉至花园不是玩花就是观鱼，必误时辰。不如趁早将花揉碎，将鱼撒了。园中无可为乐，红玉必然戏耍秋千。”二鬼遵命，遂将百花揉碎，池鱼撒去。

不一刻红玉来至花亭之上，抬头一看，心中惊疑，说道：“这是何人将花揉碎？”金花、玉瓶二人说：“小姐玩花，却不知百花被何人揉碎。姑娘不必烦闷，花既揉碎，不免池畔观鱼，也可散心。”红玉小姐闻言，随着两个丫鬟来到池边，连下了几次鱼食，连一个鱼影儿不见。小姐说：“今日花园玩花无花，观鱼无鱼，是何缘故？”金花说：“姑娘不须烦闷，咱主婢去打秋千去罢！”小姐说：“我今懒怠打秋千，不如回去罢。”玉瓶说：“回去也是闲着，不如少玩一会也是好的。”红玉小姐说：“你二人既要打秋千，咱就悠一回再回去。”那强、恶二鬼并金童玉女领着苗凤英真魂，皆至秋千架下等候。这红玉小姐来至秋千架下，说道：“往日至此不甚理会，今日来在秋千架下，奴家心中这等恐

惧。”金花说：“多时不打秋千，忽然见了秋千高悬，不免就有惊恐之心，猛一上去就不恐了。”小姐说：“你不上去也不死心蹋地。玉瓶，你在下边，金花同我上去。”正是：

香扰牛皮绳，闯入鬼门关。

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四 回

苗凤英借尸还魂 董良才偶宿贼寺

芦苇萧萧阿渚秋，满天风雨独归舟。
莫嫌此处风波险，处处风波处处愁。

话接前回，小姐邓红玉与金花丫鬟一齐上了秋千坐稳，命玉瓶在下面悠起。只见二人在秋千上飞舞凌空，忽听“□克叹”一声，皮绳已断，“吧叹”一声，将二人摔下。两个勾死强、恶鬼把邓红玉魂魄拘去，金童玉女将苗凤英魂魄送入邓红玉尸身内，回去交差。玉瓶见秋千绳“咯嘣”一声，只见小姐同金花坠落尘埃，只吓的目瞪口呆，一旁发愣。这金花命不该死，不移时苏省过来，折身爬起。见小姐躺卧在地，昏迷不省，手指玉瓶骂道：“臭贼妻，你没见姑娘摔下来，你在一旁发的什么怔？”玉瓶被骂，方向前同金花呼唤：“姑娘醒来。”唤了数声，见小姐面白唇紫，闭口无声。金花说：“我在此看守姑娘，你快去报与老爷、太太得知。”

玉瓶闻言转身去。

不多时，只见老爷、太太忙忙一同走进花园，跑到秋千架下。见女儿红玉躺在尘埃，昏迷不省，慌忙抱在怀，内唤了多时，不见红玉应声，只见女儿面如白纸。老夫妇痛哭不止，听见女儿“哎哟”一声，口言“冤枉哪！冤枉！”二老忙问：“我儿有何冤屈，对父母言来。”又听红玉口呼：“丈夫你在哪里？”邓公说：“女儿未出阁，为何呼起丈夫来？”夫人说：“想必跌迷糊了。”这苗凤英耳闻人声，闪秋波问道：“你们都是什么人？围绕我呼儿唤女，所为何来？”邓公说：“我是你父，那是你母。你为何不识认了？”凤英说：“奴家三岁丧父，七岁丧母，呼奴为女儿没来由。奴名凤英，为何错认为你女儿？”邓公闻言，哈哈大笑：“女儿跌迷了性了，连自己名字也忘了！”夫人口呼：“老爷，你听女儿说话朦胧，其中必有缘故，待我问他。”遂问女儿：“你方才所言，你住哪里，何方人氏？要你细细讲明。”凤英见问，口呼：“太太，奴名苗凤英，家住洛阳县，父名苗悦。父母双亡，剩下兄妹，兄名苗青，贸易在外多年。奴家夫主董良才南学读书。兹因婆母下世，继母吴氏暗用毒计勒死奴的夫主。奴恐身落他人凌虐，自刎而亡。孰料奴的夫主死而复生，逃走天涯。”言毕不由的拭泪。邓公闻言大声曰：“这就闷坏老夫了。明明是我女儿红玉，你自称是苗凤英。你竟是一派胡言。”夫人说：“胡言不胡言，且由他罢。”苗凤英闻听，心中暗忆：“阎王命我借尸还魂，今日必是借他女儿身体复生。他说我是他女儿邓红玉，奴不免将错就错，寄身于他家，再慢慢打听夫主下落亦不迟。”遂口尊：“二老在上，我有一事，若说出口，恐二老不从。”夫

人说：“我儿有何事，只管讲在当面，为娘允从。”凤英说：“我欲将苗凤英改为邓凤英，拜二老为义父、义母，可否？”邓公喝道：“你是胡说！哪有亲父母改为义父母之理？”夫人说：“你罢叻！必是女儿叫俗了，认为义父母，一来亲上加亲，二来女儿叫着也新鲜。”邓公说：“女儿生生是你这老妻婆惯成了，你认我不认。”凤英闻言，不由的痛哭，夫人说：“老天杀的，你快允从。哭坏了我的女儿，我这老命与你拚了。”邓公见此情形，也无可奈何，遂改嘴说：“女儿不须哭，依你就是了。”凤英闻言说：“义父，义母请上，受儿一拜。”言毕，伏身拜了八拜，随着同上堂楼而去。

再言董良才逃出秦府，望着长安大路而走。在路道也平安，一路行来。这日在路上遇一人，豹头环眼，肩负行李。这人将董良才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问道：“这小君子从哪里来？向何处去？”良才见问，暗思：“我临出花园，春香嘱咐我在路莫与人讲话，以防歹人。我观此人非是善类。”正思虑，又听那人相问，良才只得顺口应道：“我从来处来，往去处去。”将手一拱，竟紧步前行。那人在后复又打量一番，心中暗想：“我观此人言语恍惚，足下带土，身必有银。不免赶上他以好言好语稳住他，待宿店时以刀将他杀死，将银得到我手，任意逍遥，再去天下访贤，有何不可？”想罢遂迈开虎步赶上董良才，口呼：“小君子且慢行，我有好言相告。”良才说：“你走你的路，我行我的程。素不识面，有何好言相告？”那人说：“小君子莫要多心，我看你不像常出外的人，况且你又孤孤伶伶独自一人，路上无伴。恐你遇见歹人。我有心与你同路而行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”良才答道：“岂不闻独行千里，同伴八百，我有紧事

还要趲行。”那人笑说道：“小君子，话不是这样说法。我看你未行过路，不知那是店头站尾。你看天色又阴，我见你言语慌张，身边必有行李。前面山路难行，歹人甚多，万一被歹人劫去，还恐亏命。到那时再想同伴之人，你亦悔之晚矣。同路作伴原是在下一番好意，岂有歹心？”良才听那人说出山路难行，歹人又多，心中暗思：“险些委屈了好人。想我那等言语待他，若非他是至诚君子，如何肯告诉我？他既有好心，同我作伴，我就与他同伴偕行，亦免独行担惊受怕。”遂拱手，口呼：“兄台既是好意，小弟怎敢不从？只是小弟年幼不知世事，一路行程还乞兄台担待一二。”那人说：“小君子只管放心，白昼同行，夜晚同宿，料无妨碍。”二人正言话间，陡见狂风从地起，沉雷自天来，电光闪闪搬倒天河，倾盆大雨自空而降。那人说：“不好，快找避雨之处。前面有庙宇，暂且避雨。”二人紧跑奔庙而来。

且表这座庙宇名罗山寺，这寺内长老法名法空，收有三个徒弟：大徒弟名悟真，二徒弟名悟修，三徒弟名悟性。庙内暗藏二三百行凶打手，每夜杀害夜深投宿、来往客商。这日夕之时，凶僧法空正在山门下望雨，只见二人冒雨而来，奔至庙前。董良才近前一揖，口尊：“师傅，俺二人借重宝刹避一避雨，望祈容纳。”法空含笑，口呼：“施主，这庵观寺院乃是客旅经商方便之所，有何不可？请二位施主庙内避雨。”令徒弟替施主扛着行李，送在静室安身。法空见二人行行李沉重，心中暗喜，款待甚是周密。说话之间天已昏黑，小和尚送进灯烛退出，那人暗想：“这事应了俗语了‘生有地，死有处’，这小辈不该死在店内，大雨阻路，该死在庙内。”那人遂向法空说道：“天色昏黑，泥泞难行，

欲借宝刹暂宿一宵，未知老和尚肯容留否？”法空恐怕他二人雨停走了，一闻此言正中心怀，遂应声说道：“如不弃嫌，就在荒寺歇下无妨，就是未免屈尊些。”吩咐徒弟送二位施主小房安歇。悟性手秉灯烛将他二人送在小房安歇，暗将门上门环加锁，只候更深夜静，方可下手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二人进的房来，那人说：“一路行来身上皆有些乏倦，你我就此安歇了罢。”董良才正是身体乏倦，一闻此言，将身便倒卧在床上，呼呼睡着。那人见董良才睡着，又恐他睡不实牢，故意近前问道：“小君子，你在路上行程共有几日了？”连问数声，不见答话，遂悄悄下了床，手执牛耳刀一把，将环眼一瞪，恶狠狠举刀要杀，又把刀停住：“且慢，我想这小辈犹如笼中之鸟，网内之鱼，难以逃生。我一杀他，寺内僧人甚众，惟恐被众僧知觉，喊嚷起来，弄巧成拙，反为不美。我不免先出去探听众僧困睡否，再由我从那里脱身，作一稳稳当当，再杀他也不迟。”想罢走至门内，抽去插关，把门向怀中一扯，只听门外锁响，心中一怔，暗说：“不好，大约寺内众僧皆是不良之辈，此庙必是贼庙。他若来时，我一人如何敌的了众僧？哎呀，我只知杀人，今遇此害，也知心嫌。我何必起歹心而杀人？”遂转身走至床前，将良才拍了几把，连声叫道：“小君子，快快醒来。”董良才正在睡梦之中，忽听有人呼唤，猛然惊醒，坐起问道：“兄台这般时候还未安歇，将小弟唤醒，有何话说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将实言对你说了罢。在路途中见你身带银两，有心杀你劫银，不得其便。因此与你同行。今晚宿寺你休想活命。”良才闻言，只吓的面黄唇白，忙跪在地，口称：“好汉哥哥，饶了我这苦命的董良才罢！”那人说：“你

休要高声，我且问你，你口称是董良才，你家住那里？娶妻谁氏？要你实说。”良才见问，遂说：“祖居洛阳麒麟村子，不言父名，人称大户，小弟之妻苗氏凤英。”那人惊恐：“哎哟，你原来是我妹丈，为何不在家中读书，竟出门在外？”董良才闻言问道：“你莫非是我内兄苗青吗？”那人回答：“正是我苗青。”良才“咳”了一声，遂言：“父亲听信继母之言，将我勒死。我妻见我一死，遂自刎而亡。我苏醒过来，逃出在外，在红石村被秦豹诬我杀死他家丫鬟，吊打后锁在花亭。夜间多蒙秦小姐救我逃生，赠我白银五十两，赴京考取功名。在路途偶遇姻兄，幸甚幸甚。”苗青说：“只恐你我弟兄二人性命难保！”良才问：“这是何言？”苗青说：“咱弟兄今日误入贼僧寺内。现时门上落锁，这凶僧必有谋害你我之意。”良才闻言惊问道：“这可怎了？姻兄即速想一主意才好。”苗青说：“妹丈且站一旁，待愚兄查看他的来路。”言罢手执牛耳钢刀，满屋寻了一遍，并无甚么破绽。猛然看见西北墙隅角下放着一领破席，下面盖着一口破锅，将锅移开一看，原是地道。只觉寒风上冲，口呼：“妹丈，你来看这行景。”良才近前一看，原是地穴，不由的担惊害怕。苗青说：“既看出贼僧的来路，咱二人且死不成。你且上床假睡打呼声，愚兄把住穴口，上来一个杀一个，上来两个杀一双。”二人定计已毕，堪堪已至三更。只听地道有了响动，又见破锅一动钻上一人。苗青手执钢刀，闪在一旁，见一凶僧手执钢刀出了地道，脚未站稳，只闻“哎哟”一声。

不知性命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

杀贼僧误蹈陷阱 贪贿赂屈打成招

我笑君痴君我愚，愚人从不较锱铢。
他人撒手西归日，尚少多财一段虞。

话表凶僧悟真手执钢刀，奉师命从地道钻上小房西北角，停了一亭，听屋内呼声震耳，移开破锅钻上来。脚未站稳，苗青给他个措手不及，照定顶上一刀，“哧”一声把凶僧杀死，将尸移在一旁。苗青复在穴口等贼。这贼僧法空不见悟真回禅堂，口中恨怨他不中用，只得又派悟修、悟性二人同去。两个凶僧遵命，各执钢刀走入地道。悟修先钻上，被苗青又杀死。悟性暗说：“我二师兄怎么跌倒了？”遂急趋一步，也钻出地道，也被苗青杀死。

这法空迟了一刻工夫，又不见他三人回来，心中诧异：“往常一次就能成功。不好，必被那厮参透机关，我的三个徒弟必然性命休矣。”遂站起身形，甩去大袍，吩咐众僧：

“各执兵刃，一同杀上小房。”

不移时来至小房门外，将门一脚踢开。苗青说：“妹丈不可离我，随我来。”将刀一晃，闯出小房，大喝：“众多秃驴看刀。”众凶僧一闪，让出一条路。二人相依，且战且走，来至山门内。良才开放山门，一齐闯出门外。众凶僧往前围裹，良才着惊，往后一退步，跌落枯井之中。苗青与众贼僧斗杀多时，怎奈寡不敌众，只使的两膀酸疼，遍体生津，无奈败走。众凶僧追赶数里，方回至枯井旁。正要下手井中拿人，只见来了两个巡捕公差，走近前问道：“你们聚伙成群作什么？”法空暗派两个僧人进庙，将小房穴口填实，用土遮掩。法空遂向公差打一问询，口呼：“二位班长来的正好，昨晚不知从哪里来的这两个歹人，我出家人因雨好意留他二人宿在寺内，谁料他二人心怀不良，抢夺小僧寺中财帛。众徒弟向他厮闹，反被他杀死我三个徒弟，故而我师徒等追出寺来，逃脱一个，这一个落在井中。因此师徒在此喧哗。”二公差闻言，遂同众僧将董良才打捞上来。

公差问法空：“他抢夺你的财物，现有何赃证？我且搜来。”二公差把董良才身上搜了一遍，搜出白银一封，问道：“你这银子从何而来？”良才回答：“这银原是我本身带来之物。”法空忙说：“这正是我寺中财物，被他抢了去。”公差问：“既是你的银，这是多少件？若干两？”法空说：“这银乃是零星聚成，我未记几件几两。”二公差闻言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令徒被害，我二人必须亲自验过，方好报官。”法空等众遂领着二公差至小房，公差果见杀死三个和尚，遂说：“狂徒行凶果然是实，人命关天。”遂一抖铁链，把董良才锁上，说：“和尚，咱一同进县。”良才说：“小生实

屈，长班容我分诉一言。”公差说：“屈你不屈，你不庸向俺分诉，见了县太爷自有公断。”言罢拉着就走。

不多时一同进了郟县城，正值知县曹春煦未退早堂，遂呈上报禀。曹知县看完报呈皱着眉说：“混帐！混帐！本县到任未及三个月，就有这奇事！”吩咐：“带上来！”公差遂把和尚、良才一同带上堂。知县问：“你两个谁杀了谁？”法空说：“是这狂徒杀死我的徒弟。”曹知县骂道：“好狂徒，呆奴才，偷鸡摸狗，哈事做不的，一定为大盗杀人。”董良才口呼：“青天在上，小生是洛阳董良才，上京赴考，因雨不能行程，同内兄苗青投宿罗山寺。贼僧不良，门上落锁。夜至三更，从地道进屋杀害我二人，被苗青看破，杀了他三个徒弟。杀人者是苗青，于我无干。”知县问：“这银从何而来？”良才说：“上京赴考，朋友馈赠我白银五十两。”知县说：“法空你听见否？”法空说：“贫僧知他一片谎言。”知县喝道：“好秃驴！本县自到任，问了几案官司，不是驴吃田，就是马吃苗，本县未得一个钱。官宅太太想肉吃，连四两也买不起。你上堂来先说你贫，哪个忘八羔子富？”法空说：“老爷息怒。贫僧之贫非是贫富之贫，乃是贫贱之贫。”曹知县说：“不问什么贫，这董良才不像杀人的凶手，为何诬他杀人？”法空说：“昨晚这两个狂徒借宿寺中，见财起意，杀死贫僧之徒。”知县问：“你眼见是他杀的么？”法空说：“黑夜之间，贫僧看不清楚他俩是谁杀人。”知县喝道：“你是混帐胡说！你未看清楚何人杀的，教本县怎么判断？”法空口呼：“老爷，他抢去贫僧白银五十两为证。”知县说：“他那五十两银是他朋友所赠，与你腿肚子相干？本县也明白了，想是你见他有钱，你起意讹他

是否？”法空说：“贫僧未见他的银，这封银是僧的。原是老爷公差在他身上搜出来的。”知县遂问公差：“可是你俩搜出来的么？”二人说：“正是。”知县喝道：“陡！他二人抢银，是亲眼得见？”二人说：“小的未见。”知县说：“你既未亲眼见证，怎敢诬他抢银？哦，是了。你二人图了和尚几个钱，来蒙哄本县，有钱你们享，无头案子教本县办！前者抄赌不曾给官半文，作官也要吃穿。可恨你这奴才无礼！”吩咐：“拉下去，每人责打二十板子。”皂隶拖二人下堂，每人打了二十大板。知县说：“理当每人打四十板，每人还欠二十板。今折罚你们，每一板不向你们多要，有一板只折五两银，一共欠四十板，该折银二百两。”二公差说：“二百两小人实不能釀办，就是倾家败产也办不齐。”知县喝道：“我把你这呆奴才叫唤的什么？本县虽然罚你二百两银子，原出不到你们身上。本县出一张拿赌的票子，你们用心查夜，小心拿赌，一日弄十串，二十天就弄二百串。本县就限你二十天把这二百两银子照数交完，方可免责。”二人叩头说：“一天十串，委不能交还，求老爷宽限。”曹知县怒道：“那不能。越限必责！”立起身欲退堂。刑招房说：“和尚的案老爷还未判断了。”知县说：“本县如何与他推问？你们不如下去与他和处和处就结了。”法空忙禀道：“老爷这是命案，焉能和的？”遂在袖中取出一分礼单说：“贫僧有状上呈。”知县令人接过，放在公案上。知县睁睛一看，说道：“既是实理，你且下去，本县就有明断。”遂问良才：“你为何杀人？快快实招上来。”良才说：“贼僧暗起不良，苗青看出行藏，将他凶徒杀死。老爷如若不信，他房隅现有地道可验。”法空闻言忙上堂说：“贫僧房内并无

地道，老爷公差也曾验过。”知县笑说：“不用你言，本县就知没有地道。董良才，你休胡言，快实招罢。”良才说：“杀人原是苗青，与小生无干。”知县说：“这话本县已明，想是苗青杀人，你去盗财。常言：有利是大家的，有害也是大家的。快招实供。”良才说：“小生未曾杀人作盗，我有何招？”知县大怒，吩咐拉下去重责四十。皂役不敢怠慢，把良才责了四十大板，只打的皮开肉绽，血流不止。知县问：“还不招认，竟等动大刑吗？”良才受刑暗想：“若不招认，赃官必动五刑之主。咳，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活不成，何必受苦刑？”遂说：“有招，图财害命是我。”曹知县令良才画了押，令禁卒将董良才寄监，赃银入库，申文上司。这且不题。

再表红石村东有一小乡绅，姓李名舒馨，家私巨万，骡马成群，不幸失偶。闻秦豹之胞妹贞淑秀美，遂央媒婆秦府提亲。母子商议，遂将素梅小姐许配李乡绅为妻，择定五月初一日纳聘，十六日迎娶。丫鬟春香一闻此信，急忙上楼，口呼：“小姐喜事到了。现有咱这东庄李舒馨失偶，向咱府求亲，太太将小姐许字李乡绅。小姐岂不大喜？”素梅小姐闻言，说：“呸，无知丫头，满口胡言。一言即许董生，难以食言。好马不备双鞍，烈女不嫁二夫。事到其间，有死而已，以谢董郎。”春香见小姐一心无二，遂劝道：“小姐不必烦恼，何用寻死？小姐乃武将女儿，兵法又纯熟，不如今晚暗将马匹盗出，去寻董生，岂不是好？”小姐说：“奴想董生赴考，行踪无定。你我乃女流之辈，寻他不着，那时归落何处？”春香说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这一出门，听天由命罢了。”小姐说：“我母若知，岂能出府？亦是枉

然。”春香说：“小姐只管打点行囊，我有主意。”言罢下楼而去。小姐遂将金银、随身衣服并两口绣绒刀收拾已毕。

天交一更三点，春香见少爷酒醉回家，老夫人年迈，早领使女堂楼安歇，心中暗喜。来至马房，一声问道：“谁在马房？快快开门。”小喜说：“奇哉！此非我君也。为何昏暮扣人之门户！”遂穿上衣开门。见是春香，笑说：“我正思君，见你到来，不觉巧舌情兮。”春香说：“人不可无衡，休语淫词，你这砵砵然小人哉，未闻君子之大道也。”小喜说：“前言戏之耳。你为何则怒？悻悻然见于其面。”春香说：“少绕舌，速备两匹马，我同姑娘有事出府。”小喜问：“何事？可得闻欤？”春香说：“夫人得了痧症，少爷酒醉，老夫人命我同姑娘西村请刘婆子去。”小喜说：“夜深姑娘怎去？有事弟子服其劳，不如我去请。”春香说：“你是一男子，刘婆子他是一妇人，又在深夜，恐他不随你来，岂不误了大事？还是我主仆去妥当。”小喜闻言，遂备了两匹马，开了街门，将马牵出门外，在马台旁等候。春香回至绣楼说：“马已备得，请小姐就此出府。”小姐闻言，遂在桌上留下一封书柬，主仆下了绣楼。不移时来至堂楼之下，不由的伤感：“母亲哪，生女一场，怨女儿不孝之罪罢。”遂向堂楼上双膝跪倒，叩拜四拜，站起身形。

主仆二人走至街门之外，二人蹬石乘马，往西而行，顿辔加鞭，那马鬃尾乱扎。行了一夜，至太阳方出，离家已有六百余里。迎面有一座高山阻路，甚是险峻。春香说：“逢山有寇，遇岭藏贼。象这样险恶之山，必有强盗栖身。小姐须要仔细留神。咱主仆不如且下马，在路旁林下歇息歇息，将马用青草喂饱，用水饮一饮马，人也有精神，马也强壮，

再过此山也不迟。”

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六 回

七星山素梅为王 救董生猛虎冲散

草木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。
杨花榆荚无才思，惟解满天作雪飞。

话表小姐秦素梅同春香丫鬟二人下马，将马拴在路旁树上啃草，主仆二人坐在招风树下歇息，养了一养精神。春香问：“小姐，马上现带着干粮，小姐用些也好助力。”小姐说：“你去取来，用些好过此山。”春香遂将干粮取了来，放在小姐面前，主仆二人分用。这且慢表。

且言这山名为七星山，山上有一家大王名唤金钱豹，手下共有千百喽罗兵，劫掠过往客商。此日有巡山喽罗望见山下林内二人喂马，慌忙报入山寨。金钱豹闻报，遂带领喽罗兵，一声锣鸣，杀下山来。春香口呼：“姑娘，不好了！山寇下山来了。”素梅小姐说：“无妨，春香休要害怕！这伙毛贼撵不在姑娘心里！”遂扣备鞍马，二人乘骑往山口而

来。

只见门旗开处，闪出一员猛将：头戴镔金盔，身披锁子连环甲，足蹬虎皮战靴。左弯弓，右带箭，手使两柄宣花斧，坐下骠驷马，面如蟹盖，颧下无须，正在壮年，十分凶恶。遂喝道：“山寇少往前来，你姑奶奶从此过，缺少路费，莫非你送路费来了？”金钱豹闻言，勒马望面来瞧，原是一美貌女子，喝道：“呔！好丫头，竟是胡言。某家占山为王，要行人买路金银，那有金银给你！”言罢，撒马抡斧砍来。秦素梅忙用绣绒双刀相迎，二马相撞，战了二三十回合，不见胜负。秦小姐虚砍一刀，佯下而败。金钱豹大喝：“哪里走？把你擒上山与大王爷作一压寨夫人。”将马一磕，追至马之头尾相近，小姐一扭，用撒刀之法，只听“哧哧”一声，把金钱豹砍为两断，死尸栽落尘埃。众喽卒只唬的一齐跪倒，口呼：“姑娘饶命，情愿保姑娘作寨主。”小姐秦素梅心中欢喜，遂带领喽卒上山，做了女大王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法空惟恐董良才坐监日久，露出自己的破绽。心生一计，用十两银子贿通禁卒薛林，三更天害死董良才。薛林得了十两银，心中甚喜首肯，遂携银回家。且表这薛林中年丧妻，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，名唤晓云，年方一十六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一表非凡。夜间偶得一梦，梦见从天降下一只白额猛虎，身披枷锁至前，自言是董良才：“现有冤枉，身困牢笼，望祈救我得生。这有夜明珠一颗，你我有夫妻之分，以此为聘礼，异日献宝，必然夫贵妻荣，阖家团圆。”言罢枷锁“响亮”，忽然不见。晓云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只见满屋明亮，身畔乃有一颗夜明珠，遂将珠收讫，以为奇事。正思想梦中之事，见父回家。薛林进屋笑呼：“女儿，

你看这是何物？次的九四五，好的九七八，这是父女造化到了。”晓云问：“这银从何而来？”薛林见问，遂道：“法空和尚，他有个仇人在监受罪，令为父将他谋害一死，给我这十两银，岂不是造化咱？”晓云忙问：“你可知那罪人那里人氏？姓甚何名？”薛林说：“是洛阳人，姓董，他的名字叫做甚么董……”晓云接言说：“莫非名唤董良才么？”薛林说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此人正是董良才。女儿何以知晓他的名字？”晓云说：“适才女儿偶得一梦，梦见天上一声沉雷，降下一只白额虎，身披枷锁，口吐人言，报名是董良才，身遭冤枉，有人谋害。央女儿救他，赠我明珠一颗。他言与咱系亲。”薛林问：“他与咱系何亲？”晓云见问，干张嘴说不出口，只羞的面红过耳，近前把他父脖子一勒，说：“儿与他有姻缘之分，故赠珠作媒红。”薛林说：“什么明珠？拿来我看。”晓云将珠递过，薛林接来一看，笑说：“我只当是一个宝珠，原是一个琉璃蛋子，又不中吃，又不中瞧，要他何用？”晓云口呼：“爹爹不晓，此珠乃是传国之宝，名为夜明珠。若将灯烛熄灭，此屋中亮如白昼，故为宝物。”薛林说：“此珠比那十两银子胜强百倍，还是救不了他，也是枉然。”晓云问：“因何救不了他？”薛林说：“他是定了案，老爷将他问成死罪，交与我在监看管。我若放他逃走最易，倘若四老爷查监，我以何回答？”晓云闻言，愁眉泪眼，不发一言。薛林说：“女儿莫烦，我有一个法儿救他。现今监中还有三个死囚，一总与他誊了罢。”晓云问：“甚么叫誊了罢？”薛林说：“我救出董良才，暗暗领至家中。我再回狱放一把无情火，烧了牢狱，给他个死人口内无招对，这个法儿好不好？我舍了这两条腿，挨上四十大板以了

其事。”晓云说：“此计大妙，事不宜迟，急速进监办理。”

薛林闻言转身出门，急走如飞，来到监内，暗入死囚牢内，口呼：“董相公莫要高声，我来救你出狱。”遂将脚镣、手拷解下，暗领出监，竟奔家门。忽闻迎面更夫问道：“深夜那是何人在街上行走？”薛林说：“是我薛林。今有远方朋友前来投我，我领他家中安歇。”更夫说：“原是老薛呀，请便。”薛林领着董良才穿街过巷，来到家门，进了小房。董生落坐，薛林口呼：“相公，我救你出监，非为别事，皆因小女夜得一梦，梦你是什么白虎星，与小女有夫妻之分，将你救出，招你为婿。你心下愿否？”良才闻言暗想：“他原是我救命恩人，不敢弗其意。”遂口呼：“恩公招我为婿，乃是好意。小生已允。岳父请上，受小婿叩拜。”薛林受了两礼，就命女儿同良才拜了天地，说：“女儿相陪姑爷少坐，我有点事，暂且失陪。”言罢徜徉而去。晓云见父已去，遂口呼：“相公不在家下，因何来在郾县坐狱？”良才见问，口呼：“娘子有所不知。”遂将一身苦处言了一遍。晓云闻言，叹息不已。

且言薛林来至监中，看见众人等安息，遂悄悄的在监中放了一把无情火，霎然通天红，如同昼天。禁卒慌忙报进内衙，曹知县大惊失色，忙忙跑至监门之外，就遇见薛林。薛林说：“小人接大老爷，这是哪里的火？”知县骂道：“你这该死的奴才，你所司何事？还来问我？是你自不小心，若烧死朝廷命犯，休说你的狗命，就是本县的头也保不住。我且查验明白，烧死一个囚犯定要你补上一名家口。”知县遂命人役暂且救火要紧。薛林闻知县要拿家眷顶充囚犯，遂暗中溜出，走到家门叫道：“女儿开门。”这晓云正与良才讲话，

闻听父亲扣门，遂将街门开放，薛林进屋说：“不好了，祸事临头。我放火烧了监牢，烧了朝廷钦犯，知县言说要拿我家着顶补囚犯，这般如何是好？”晓云说：“只管放心，如今只用我与相公更换衣服，女扮男，男扮女。可喜爹爹嘴上无须，可扮作母亲，趁此黑夜越城逃走。若有人追上，也难分辨真假。”薛林说：“如此甚好。”三人急忙改扮，晓云将良才靴子蹬上，用棉絮填塞靴内，又将他母遗下鞋子给他翁婿穿了，正可足。良才说：“咱翁婿三人在路登程，若有人盘问，咱们怎样称呼？”薛林说：“你二人是姐弟，我是你俩的娘。”良才说：“不好！我想若是姐弟，面貌必然相同。俺二人面貌不同，恐人看破行藏，那还了得？”晓云说：“有了。若无人盘问便罢，若有人盘问，就说你是我娘，俺二人是小俩口，岂不是好？”薛林说：“好，好，好。这倒不错。”良才说：“虽然遮掩的好，只恐城墙高大，难以出城，如何是好？”薛林说：“这倒容易。这城东北角塌了一个豁子口，咱何不从那里出城？”良才说：“极好。咱三人急速从那逃走便了。”翁婿三人忙忙出门，从无人之路而行。薛林头前引路，不多时三人出了郾县城东北豁口，行了数里，渐渐入了深山。忽闻一阵腥风，闪出一只猛虎，迎着他三人扑上前来，只唬的董良才抽身逃去，薛林父女躲闪不及，一同跌落涧沟之内。幸喜这涧沟浅而无水，父女二人并未跌伤，顺着涧沟出了山口，寻觅董良才，并无影响。父女二人无奈，就奔天干县而行。这慢表。

且言董良才脱身逃命，出的山口，回头仰望不见他父女二人，又不敢入山寻觅他父女二人，恐遇猛虎。及至天明，来到一地，有小白河阻路。良才一声长叹：“咳！苍天哪，

苍天！想我董良才一生不得于亲，逃命在外，红石村又遇秦豹作对。幸蒙秦小姐救俺性命，逃出罗网。罗山寺又遇贼僧，曹知县贪赃卖法，诬良为盗，将我问成死罪。多蒙薛老父女救我出狱，黑夜偷出郾县城，只望一处相依，谁料行至山中，被虎冲散，也不晓他父女生死存亡，在于何处？只闪的我孤孤零零，无依无靠。秦小姐令我进京求取功名，又无盘费，如何进得京、赴的考？枉费小姐一片爱慕之心。天哪，天哪！如今我到了这般苦楚，我进退无门。罢，罢，罢，该我命尽路绝在此河中。”不由的把心一横，手撩罗裙遮面，方要投河，忽闻喊叫：“那一女子且慢投河。”良才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官船上站立些个家丁，飘飘荡荡逆水而上。

再表这官船上乃是一家大臣，姓马名瑞祥，河北冀州人氏，现居丞相之职。只因山东告荒，奉旨山东放赈，济民已毕，回京复旨。路过小白河，见一美貌女子投河，令人喊阻。马丞相吩咐艄公将船拢岸，唤女子上船问话。艄公不敢怠慢，遂将女子领上船。丞相问：“这你女子家乡何处？姓甚？因何投河？”董良才见问，叠膝跪倒，口呼：“大人，小奴名苗凤英，父名苗悦，家住洛阳城南。只因父母下世，断母不贤，将奴终日打骂，逐出门外，只得投亲。不遇，无处存身，只得投河寻死。”马丞相问：“你的足为何怎大？”良才说：“父母因奴幼年常病，送在尼庵带发焚修十年，并未修足。”丞相遂收良才为义女，带上京都。这且不表。

再表苗凤英借尸还魂，寄姓邓府名邓凤英。虽然身安，终日恚念董生，朝思暮想，愁眉不展。一日偶取菱花自照，不觉一声叹道：“哎哟！天哪，天哪！只因思想丈夫，竟将

容颜瘦损了许多。”正然思念，不觉红轮西坠，丫鬟金花掌上银灯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

顶名赴考殿试状元 进京献宝识破行藏

欲别牵郎衣，郎今到何处。
不期归来迟，莫问临行路。

闲言少叙。话表邓凤英见金花丫鬟掌上银灯，用了晚餐，时已起更。金花问：“小姐安寝还是再坐坐？”凤英说：“再坐也无趣味，不如安歇罢。”金花遂将被褥展开，凤英倒卧在牙床，思前想后，翻来复去，已交二更之后沉沉睡着。

且言文昌帝君领了玉皇大帝敕旨，前来度化凤英。天交三鼓，来至凤英绣楼。见凤英沉睡，文昌帝君将凤英魂魄提出，赠以才华，授以六经、诸子百家，吹了一口仙气，拨开他的七窍，换了玲珑之心，彻底皆明，满腹锦绣文章。文昌回天交旨不题。这凤英从梦中惊醒，心中豁然，较之往日大不相同，自觉别有天地。暗想：“学问之道自来不晓，今一

梦之间这些经典书籍豁然贯通，真乃奇事。俺夫妻若相逢聚守，朝夕论文，岂不是爽然大妙？但不知董生今在何处？好令人感慨。我想丈夫是一读书之人，别无所能，现今大比之年上京赴选也是有的。我上金花手内，将御史的靴帽蓝衫哄到手，就此上京找寻夫主，岂不妙哉！”遂候至天光大亮。

清晨起来，遂向金花说道：“我今闷倦，你生个方法宜解其闷。”金花说：“打蹴耍罢。”凤英说：“不好。”金花说：“奕棋？”凤英说：“不妙。”金花说：“我可想不出法来。”凤英说：“我有个新鲜法儿玩耍，就是缺一件东西。”金花说：“缺何物？若是咱府中有，我一面承管拿来。”凤英说：“这楼上并无别人，我要女扮男妆，咱主仆玩耍一回，方释闷倦。怎奈没有靴帽蓝衫。”金花说：“这有何难？现在老爷的靴帽蓝衫在堂楼，我去偷来穿上玩耍一回，有何不可？”凤英说：“恐太太知晓，大家受气。”金光说：“不妨，我自有法偷来。”遂下绣楼。不移时将靴帽蓝衫拿上绣楼，凤英一见满心欢喜，即穿在身，问道“你看我像一男子否？”金花拍手打掌，笑道：“方才是一位大姑娘，霎然变为男子。你走几步，咳嗽一声。”凤英走了几步，咳嗽了一声，金花说：“像，像，像！像一白面书生。”凤英闻言欢喜，暗想：“我若上京寻找丈夫，一人难以行路，须有书童跟随。这金花生来伶俐，不如哄他随我前去。”遂说：“我扮的好，却少一书童。我欲你扮一书童，同我顽耍，又无书童衣服。”金花说：“有，有，有。前者与书童做的衣服，他未曾拿了去，现在堂楼存放，待我拿来。”遂将书童衣服取了来。金花穿在身上，凤英说：“并无破绽，像一书童。咱到花园游玩去。”瞒着金花，暗取银两带在身边。

二人下了绣楼，来在花园内。金花说：“先去玩花，后再观鱼罢。”凤英说：“园景看的太俗了，我有心到郊外踏一回青，你随我去。”金花说：“这可使不的，姑娘乃是千金之体，郊外踏青犹可，若有外人知晓，必嗤笑老爷家教不严。”凤英说：“你忘了你我头上戴的啥！身上穿的啥！脚下登的啥！既有人看见，也不怕他。”金花言：“今扮是男，郊游无妨。”二人出了花园门，不多时来至郊外，往前奔走。堪堪日晡，金花口呼：“姑娘，休上前游玩，咱若回去晚了，老爷太太知觉，必责奴领你胡行。”凤英说：“这事难瞒老爷太太，咱若回家必挨家法责打。”金花说：“怕打难道终不回家，是何了局？”凤英说：“你若不怕打，你就回去，我是不能回去的了。”金花说：“若不回去，又无落脚处。”凤英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不如咱们上京赴考，求名得中时，也可保一身无事。”金花问：“我未见你念书，焉能赴考？”凤英遂将梦中受文昌帝传授经典书籍述了一遍，金花说：“中了则可，若不中，到弄的上不上、下不下，却怎了？”凤英见金花懒意去，说：“你不愿去，我难顾你，我自己去。”言罢而行。金花无奈，说：“令我进退两难，只可你走到哪里我随到哪里罢。”主仆二人竟奔京都，暂且不表。

再表苗青自己逃出罗山寺，欲赴长安。走在招风树下，见一武生面貌不俗，遂近前拱手，口呼：“兄台上姓高名？欲往何方贵干？”那人说：“在下姓秦名豹，家父在京，官居总兵。小弟进京，一则省亲，二则干办自己的前程。”苗青拱手曰：“原是公子，失敬了。”秦豹曰：“岂敢。兄台尊姓大名？意欲何往？”苗青回答：“小弟姓苗名青，闻京都

乃名胜之地，小弟进京一则逛景，二则访友。”秦豹曰：“原来是苗兄，久仰了！弟见兄台磊磊英才，何不与国家出力报效，竟漂流天下，岂不自误平生？”苗青答道：“小弟虽有此意，曾奈无引荐之人。”秦豹说：“小弟情愿与兄八拜为交，一同赴京，投在我父衙门效力，必有荐拔。未知兄意下如何？”苗青说：“弟实情愿，只恐高攀了。”秦豹说：“兄台不必过谦。”就此撮土焚香一拜，拜毕，秦豹牵着马，二人徒步赴京，不在话下。

再表邓凤英同金花非止一日至京，投在客寓，改名董良才投考。候有十余日，科场亦开。三场已毕，主考取了董良才为会元。殿试万岁皇爷钦点董良才状元及第，赐了三杯御酒游宫。娘娘亲自插花披彩。邓凤英谢恩出宫，赴了琼林宴，游街夸官三日，这且不表。

再言薛晓云同着丈夫董良才、父亲薛林在深山被虎冲散，父女流落在天干县。住了数日，薛林一病而亡。闪的晓云无依无靠，遂冒董良才之名赴京献宝。非止一日进了京，只见迎面来一官员，遂近前跪倒，手擎夜明珠，口呼：“大人，民人献宝与国家。”邓凤英问：“尔献何宝？”晓云说：“所献是夜明珠。”凤英接过一看，曰：“真乃好宝，你家住那里？姓甚何名？本院好替你代奏。”晓云说：“民人家住洛阳，名董良才。”凤英闻言一怔，暗想：“好奇怪！此人姓名与我丈夫相同，其中必有缘故。”遂命从人将他带回府中。

不移时凤英进府，书房落坐，命带进献宝之人。屏退左右，遂问：“你名董良才，因何进京献宝？”薛晓云说：“只因吴氏继母不贤，暗施蜜蜂计，父信谗言，勒我以死。我妻

苗凤英自刎而亡。我苏醒还阳，逃命在外。神人赠我宝珠，故而进京献宝。”凤英暗想：“此人相貌与我夫主大异，他如何言我家事，一字不差，其中定有缘故！”遂问道：“你要实说真名实姓，本院自有恩典。”晓云说：“我并无虚言。”凤英喝道：“哇，好奴才！这洛阳董良才与我有八拜之交，他家之事本院尽知。你所言一字不差，你的像貌与他迥别。或者你与他有一面之识，素晓他家之事，冒名献宝。本院要你实说。若再虚言，依律究处。讲来！”晓云闻言，只急的说：“奴家本是董良才。”凤英忙问道：“你口称奴家，莫非是一女流？”晓云自知失口，遂口呼：“老爷，事到其间，奴亦不隐瞒。”遂言：“董良才被害下狱，父女定计烧狱，救他出监，收奴为妻。三人逃出了郟县，深山遇虎冲散。奴父病死店中，奴家无奈进京献宝。此系实言。”凤英方晓丈夫又收了一妻，遂说道：“我与你丈夫至交，你乃女流，进京无依，且在我官宅存身。本院代你访查你丈夫下落可否？”晓云口呼：“老爷虽是好意，奴乃女流，存身官宅，令人观之不雅。”凤英说：“无妨。本院虽是男子，却与娘子一般。”晓云忙问：“老爷莫非也是女流？”凤英自知失言，遂改口说：“本院与娘子一般的老实人。”晓云暗想：“这位老爷必是女流，只可留心查考，便知端的。”遂口尊：“老爷，小妇人蒙老爷好意，敢不从命？叩求老爷官讳。”凤英笑说：“勿庸问，我是新科状元公。你我虽不同姓名，亦同姓名，日久自知。”

不言晓云住在状元府，且言马丞相退朝回府，向夫人言：“今科状元才貌双全，我有心招他为婿，夫人心下如何？”夫人说：“此乃女儿终身大事，须向女儿计议。”遂命

丫鬟请小姐至堂楼。夫人说：“女儿，你父与你议亲，是今科状元，才貌双全，未知女儿之意？”良才闻言，口呼：“父母，为儿在家，从幼年奉爹娘之命，已许字洛阳董良才了。”丞相闻言，拍手笑妙：“妙，妙，妙，新科状元正是洛阳董良才。天假其便，可喜！可贺！”良才闻言，心中诧异：“洛阳董良才就是我一人，必是冒我名前来赴考，岂有此理？”只见丞相以帖命人去请状元。

这邓凤英见帖即刻而来。丞相曰：“请问状元公仙乡何地，曾聘妻否？”邓凤英说：“学生董良才乃是洛阳麒麟村人氏，曾聘过薛晓云为妻，昨日新婚。”这董良才同丫鬟正在闪屏后探听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暗恨薛晓云水性杨花，改适他人，忽听丞相问：“状元岂无前妻？”凤英说：“学生并无前妻。”丞相曰：“状元公不必瞒我，若有先定之妻，只管说明。”凤英说：“只有薛氏一人。”良才在屏后闻言：“我言良才是我夫主，他言无先聘之妻，显然我在丞相面前说了谎言。这人冒我名姓，又占我妻，我岂肯与你善罢干休！”遂命丫鬟去向老爷学说：“洛阳并无两个董良才，姑娘亲事就是此人。”丫鬟走出，至丞相耳畔，将姑娘之言学说一遍。丞相闻言，又向状元追问前妻之事。凤英见丫鬟向丞相微语几句，忽闻丞相又追问，不由暴躁，说道：“学生言过家中并未定下，丞相为何逼问？是何道理？”马丞相闻言也怒道：“你有前妻。尔昧了心，竟唐突本阁。量你小小一个状元，只当奈何不了你么？”命家丁：“把他暂送至东书院，我自有罚落。”家丁遂将状元送至东书院，丞相暗想：“这小辈可恶，怎消了他官职方泄我恨。”忽然想起：“有了！昨日有详来之文书，言七星山草寇作乱，万岁皇爷正选挂印

的元戎。老夫去奏一本，令他挂印剿贼，有死无生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命左右打道进朝，奏本去了。

这董良才见丞相面上带怒上朝，必有害状元之意，遂心内想道：“为我就坏了一个状元，虽不知状元他是何人，既冒我名姓必非无由，须令状元将我定下，我好究出缘由，我心方明。”

不知怎样定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八 回

颠倒颠夫妻相认 害中害带罪征寇

春雨纷纷正及时，凌空洒落细如丝。

眼前已卜丰年兆，麦秀双歧预可期。

话表董良才暗想：“此人即冒我之名，必然知晓我妻苗凤英。我顶我妻苗凤英之名，看他如何？”遂曰：“丫鬟，命你到东书院去说亲。”丫鬟说：“恐状元不允亲事。”良才说：“他若不允，你就说洛阳苗凤英是你何人？”丫鬟领命来至东书院，凤英问：“来此何事？”丫鬟说：“特来提媒。”凤英说：“我无前妻。可说，是哪一家亲事？”丫鬟问：“状元既无前妻，洛阳苗凤英他是何人？”凤英闻言：“哦，哦，哦。”连忙问道：“凤英是我前妻，你如何得知？”丫鬟说：“你妻适在相府。适才相爷问你有前妻否，正是此意。”凤英闻言一怔，暗想：“我本自刎而死，尸腐借尸还阳，为何又有一个苗凤英呢？其中必有缘故。且假意允下，究问真

情，定他个冒认官亲之罪。”遂向丫鬟说：“我妻苗凤英既在相府，我认下就是了。”丫鬟闻言出了东书院，来至绣楼说：“小姐恭喜了！”遂将状元认亲述说一遍，彼此欢喜，只候相爷回府，再学说此事。

不多时相爷回府。方坐厅中，良才同丫鬟至闪屏后，令丫鬟去禀相爷知。丫鬟领命走入厅中，口尊：“相爷恭喜，状元允下亲事了。”丞相闻言道：“呀，不好了。适才状元唐突我，本阁一怒，遂单奏了一本，令状元文职武调，带兵去扫七星山，这却怎好？”良才在闪屏后，口呼：“相爷不可作难，不如请状元来议。”丞相只得命左右将状元请至客厅。丞相问：“状元可允了亲事否？”凤英回答：“实是学生嫡妻，一时忘却。唐突师相，望乞恕过。”丞相：“咳！状元允迟了。适才状元顶撞老夫几句，一时难忍，遂奏一本。万岁准本，命你带兵七星山剿贼，这事怎了？”凤英闻言，大惊失色，双膝跪倒，口呼：“丞相超脱，学生焉知武事？”丞相低头思想多时，说：“圣旨不久即下，煌煌天谕，谁敢违抗？不如在校军场立起招军旗，四方勇士必来投军，何愁贼寇不平？”凤英曰：“多谢丞相高才，学生告辞。”丞相说：“老夫就备人马轿夫，送你夫妻一同回衙可否？”凤英闻言暗想：“这假苗凤英必带回衙，究问明白。”遂即应允。

董良才同邓凤英拜别丞相，一同回衙。

良才头罩红袱，上了彩轿，彭乐喧天，竟奔状元府。及至府第，状元下骑，有人将良才鹿车引手迎进府去。金花放下火盆，晓云去点胭脂，见新人仪表非凡出色，心疑：“这金莲太长，面貌好像我夫董良才。”呆呆含泪发怔。这凤英在天前供桌拈香，傧相一旁赞礼，凤英同良才一同拜过天

地，内外人等皆与状元老爷叩喜，领赏而退。凤英偕同良才进了洞房，凤英见薛晓云啼泣，问道：“小娘子因何啼泪？”薛晓云说：“这新嫁娘子不似相府小姐。他就是天杀的我夫董良才。”凤英闻言又惊又喜，忙问道：“明明是一女，为何是你丈夫董良才？”晓云说：“当日俺夫妻逃难，他扮一女，我故而认的他模样。”凤英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凤英走至良才面前，仔细一看，不错，正是夫主董良才模样，不由的微然一笑，故意的口呼：“小姐，不必见疑。贱荆得罪，学生赔礼了。”遂深深一揖。良才见薛晓云被状元收留为妻，正在恼怒之间，一闻状元之话，不由怒从心上起，恶由胆中生，一伸手抓住状元之袍，喝问：“你实说你是何人？不恼你冒名，只恼你霸占我妻。”凤英问：“小姐口出此言，你是何人？”良才说：“我实是董良才。”凤英问：“你为何女装？”良才说：“只因在郟县遭难，故而改装逃难。”凤英问：“你言我占你妻，你妻是谁？”良才说：“那薛晓云便是。”凤英笑说：“一女二夫，这有何碍？相公你若不愿意，还将令夫人交与你何如？你既有苗氏妻，又收薛氏女，苗凤英若知晓，恐他不依你。”良才说：“我妻凤英已自刎而亡，他焉能不依？”凤英问：“相公，你看我是何人？”良才说：“你不过是个状元，也不算出奇。”凤英说：“我就是苗凤英。”良才喝道：“你好无正经，为何耍笑我？”凤英说：“相公若不信，与你一个见证。”遂转身走至别室，脱却官服，换了女衣，走进洞房，笑问：“你看我是谁？”薛晓云在旁一见，只是发怔。良才见此情形，心中狐疑，低头一瞧，见他一对小小金莲，是女非男，遂问道：“你实系谁氏之女？从实讲来。”凤英说：“为妻实是苗凤

英。”良才说：“我方才言过我妻自刎而亡，那有复生之理？”凤英说：“奴若不是凤英，我这女状元何愁佳婿？认你为夫，占了你的什么相应。”良才说：“虽如此讲，你的相貌与我妻凤英大不相同，难以凭信。你且将家中遭变之事始末缘由讲清，我方可信实。”凤英闻言，含泪说道：“家中遭变，皆因你继母吴氏暗用蜂蜜涂身，引诱蜜蜂临身，令你驱逐，在员外面前言你有戏母之意，将你勒死。是奴见此光景，自刎而亡。相公还阳逃走，是奴在城隍面前讨来红纱灯送你一程，略表结发之情。阎罗王言我阳寿未尽，送奴至南安，投入邓红玉之体。文昌帝君在梦中教奴五经六书、诸子百家，故而女扮男装进京，一则寻夫，二则赴考，幸喜中元。此是实言，非是谎语。这有邓红玉之丫鬟金花作证。”良才闻言，深深一揖，口呼：“娘子，今日可喜夫妻团圆，实乃两世姻缘，令人喜出望外。”晓云口尊：“姐姐借尸还魂，古今少有；金榜题名，乃是一位女中丈夫。”凤英说：“妹妹上京寻夫，誓不改嫁，乃是贞女之烈性。”良才口呼：“娘子，拙夫不如你，甘拜下风。”凤英说：“状元虽是我中，是冒相公之名。为妻将状元奉让与相公。”良才摇首曰：“我不能受。为男子不能荣妻荫子，反受娘子的官职，令人愧杀。”凤英说：“你罢哟，奴的状元就是你的状元，你的荣华就是奴的荣华，相公不必执扭。”遂将状元官诰给良才穿戴上。良才仰面一想，忽将纱帽摘下来，说：“穿戴不得。你我面貌相异，万岁怪罪下来，其罪非轻。”凤英闻言，含笑口呼：“相公何必担忧，明日去求相爷保奏一本，夫受妻职，料也无妨。”金花见他姑娘现出女妆，自己也脱却书童衣服，这且不表。

且言状元府中有一人役邢明，乃是趋炎赴势之人。素日常行走总兵衙门，闻知状元董良才前妻借尸还魂之事，又魁名高中，如今夫妻相会，将状元让与丈夫，以为奇事，遂至总兵衙门见了秦总兵，将此事一一说了一遍。正值秦豹在侧，一闻董良才受了状元之职，必嫌良才报复前仇，遂口尊：“父亲，这董良才当初偷进家中花园，杀死丫鬟小玉。为儿把他拿获，锁在花园，不料春香小婢子传信，我妹素梅被他拐逃，直到如今杳无下落。现今他妻苗凤英混乱科场，他无职假充有职，依律他夫妻皆有欺君之罪。父亲何不参他一本，以泄前恨？”总兵秦承翰一闻此言，虎目圆翻，暴躁如雷，暗想：“我职虽小，有查访文武事疑之责。”遂即次晨上朝见驾，上了一道参劾之本。圣上见本参：“苗凤英混乱场规，董良才私受官职，夫妻作弊欺君。”览表已毕，龙心大怒，遂即下了一道怒旨，命都察院前去锁拿。王廷锐领旨，率领锦衣卫四人而去，奔状元府。

且言董良才夫妻二人正往马丞相府去，行至大街，忽闻迎面喊道：“新状元接旨。”良才不由心惊胆怕，凤英说：“相公休惧，只管接旨。”良才只得下马相见。都察院王廷锐问道：“你不像新科状元。”良才应道：“下官董良才不瞒大人，新科状元原是贱荆苗凤英。”王廷锐说：“速请状元相见。”苗凤英闻言，即向前口尊：“大人有何见教？”王廷锐说：“秦总镇本参恁夫妇混乱场规，私受官职。万岁动怒，钦命锁拿恁夫妇二人，依律定罪。”苗凤英口尊：“王大人，俺夫妻虽有应得之罪，只求王大人给马丞相送一信息，可以替俺夫妻保本奏明，深感都察大人不尽之恩。”王廷锐点首应允，遂即差人往相府送信，一面带他夫妻金殿见

驾。这跟随状元的家人，见状元夫妇犯罪，急忙跑回，报与薛晓云。晓云闻报，只唬的魂不附体，遂同金花急奔相府，诉说缘由。

马丞相闻状元夫妻犯罪，急忙整理朝衣，上殿见君。及至午门，状元夫妻已绑出午门外。马丞相遂吩咐“刀下留人”，直奔金殿而去。不多时，只见王都察走出午门，吩咐刽子手：“将他夫妻解绑，随我金殿见驾。”夫妻二人金殿跪倒。万岁曰：“恁夫妻欺君罔上，本当立斩。只因丞相保本，且将苗凤英寄监；董良才带罪剿平七星山草寇。如果立功，将功折罪；若或败师，恁夫妻依律处斩。朕今赐你帅印一颗，上方剑一口，中军官一员，马步兵五千，即日起兵。”良才拜谢天恩，退至更衣堂。中军捧过服制，良才更换结束齐整。马丞相走进更衣堂，见良才结束的甚实威武，满心欢喜。良才一见丞相，倒身下拜。丞相说：“我儿平身。圣上命你带罪平贼，急速校场点兵。你妻虽然寄监，有老夫一面照应，料无妨碍。”

良才辞别丞相，同中军官上马，竟自回府。进官宅方知晓云已投相府，才放下心，遂命中军官先到校场，自己入监来探凤英小姐。见苗氏项系法绳，夫妻抱头痛哭。哭够多时，停住悲声，凤英长叹一声，口呼：“夫主，秦贼害的你我夫妻好苦。若无恩相保本，你我夫妻已作刀头之鬼。钦命你征剿山贼，你要奋勇才是。”正然讲话，只见催牌到监，催促元帅速下校场点兵。良才遂吩咐：“暂且头行，本帅就到。”凤英口呼：“夫主，王命在身，不可久停。要你速下校场，点兵派将，但盼你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以赎夫妻之罪。须要在三军身上赏罚分明，激励兵将奋勇争先。”话未

说完，只见二道催牌至监，良才只得洒泪而别。若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

董良才带罪征寇 救春香怒杀知县

水冷乌江腥血流，龙争虎斗几时休。
可怜野哭多新鬼，白骨长怜满地愁。

却言丞相马凤冈就知董良才必到监中探望苗氏，惟恐他夫妻不忍分手，误了校场点兵，圣上怪罪下来。因此来到校场，一看果然不见良才。丞相忙发催牌一道，前去催促；又代他扯起一杆招军旗。等候多时，不见良才，丞相又发了一道催牌。去不多时，良才随牌而到。丞相说：“圣上命你刻下兴兵剿贼，你为何延迟？倘圣上怪罪下来，何人可担？”良才闻言，不敢怠慢，遂即拔了一枝令箭，传与五营四哨，即刻点兵。这且慢表。

却言苗青随秦豹进京，在秦总镇衙内存身。耳闻妹妹借尸还魂，得中状元，妹夫受妻职，心中甚喜，欲去探望。见秦总兵父子陡起不良，本参状元夫妇午门处斩，心中大惊。

方闻马丞相保本，妹妹寄监，妹夫带罪征贼。自己欲去投军，遂来辞秦豹道：“现闻兴兵剿贼，校场招军。弟欲前去投军。”秦豹说：“甚好！这本是大丈夫出头日子，愚兄也有此心。曾奈我与董帅不和，恐其他不容物耳。”苗青说：“无妨。董帅是我妹丈，仁兄肯去，小弟保兄无险。”秦豹说：“贤弟肯如此，兄禀过父亲，咱一同前往。”秦豹入内宅，向他父将此事禀明。秦总兵说：“去不得。倘若董良才官报私仇，如何是好？”秦豹说：“父亲请放宽心。苗青系他骨肉至亲，保儿无险，料无妨碍。儿此去明是投军，暗中得便杀死董良才，以报仇恨，赖苗青所害。此为剪草除根之计。”秦总镇大悦。

秦豹随同苗青校场投军，中军官报上演武厅。良才吩咐：“令他二人随令而进。”秦豹、苗青上演武厅，躬身口称：“元帅，我二人情愿随营报效，与国家出力。”良才见是苗青，遂立起身形问道：“咱二人自从罗山寺一别，今日才相逢。不知兄长流落何处？”苗青回答：“自从一别，途中遇见秦公子，八拜为交，现寓在总镇衙署内。”良才又望下问：“这一汉子，你可认的我董良才否？秦豹！你素行不端，军中要你何用？”吩咐左右：“给我逐出去。”苗青打躬，口称：“元帅息怒。”马丞相说：“元帅不可。须有容人之量，亦是用人之际，有功赎过。”苗青挂左先锋印，秦豹为右先锋，丞相告辞回府。良才传令响炮起营，竟奔七星山而去。

且言秦素梅小姐占了七星山，作了女大王。帐下有一小头目，名刘增泰，绰号山下虎。见春香美貌，有调戏之意。每见春香，他就言三语四，不止一次。春香参透其意，将此

事禀于小姐知。小姐大怒，拿了山下虎一个错，捆打了他四十。山下虎明知是春香之计，因此怀恨在心。一日小姐向春香说：“你我原是为来找董生，至今未访出下落，奴有心令你女扮男装，下山侦访董生消息，你可愿去否？”春香答道：“奴情愿前去侦访董生。”言毕遂更换军家之衣，乘骑下山，竟奔郟县而来。这山下虎知晓春香下山，遂随后追下山，从捷径而赶去。赶了一昼夜，赶过了头，就在芦林少歇。忽闻鸾铃所响，抬头已看见是春香来了，遂迎头把嚼环拉住，说：“春香姐姐下马，我有好言与你说。”春香见是山下虎，遂问：“你有何好言，我在马上你说罢。”山下虎说：“大王见我办事中用，将姐姐许我为妻了。今日赶来，是与姐姐成亲来了，快快下马。”春香一闻此言，心中大怒，若不先下手，必被他害，遂拔出防身剑，照着山下虎砍去。山下虎将身一闪，削去左耳，见事不谐，逃命而去。春香也未追杀。

这山下虎逃走，心中暗想：“好事未成，伤去一耳。此系郟县所属之地，不如我到县署投报，就说有七星山女寇下山，从此经过，知县必然拿他，一雪削耳之仇。”主意一定，忙忙奔到县署堂前，拾一块半头砖照着堂鼓连击数下。只见曹知县忙忙升了公堂，吩咐：“把击鼓之人带上堂问话。”人役即把山下虎带至公案下，知县一声断喝：“好大胆奴才，竟敢击大老爷的堂鼓。”山下虎说：“小人名刘增泰，现有七星山女寇女扮男装，单人独骑下山，被小人识破，削去我左耳。今已临大老爷县境。”曹知县闻言大惊失色，忙差快役带刘增泰作眼线，前去捉拿女寇候审。

有数名快役带着山下虎刚出东门，只见春香一骑马到。山下虎令众人向前去拿，众快役近前，不由分说把春香拉下

马，以绳索捆绑，推拥至县公堂。曹知县令人给他脱去男服，现出一个俊俏女子。知县不由的浑身酥麻：“我不如宛转周折，收他为二房为妾小，有何不可？”因此也不问口供，言：“今日已晚，令官媒将女寇且押在你家，用心伺候，明日再追口供。”官媒把春香带去，曹知县退堂，暗将官媒唤进内宅说：“我欲收女寇为妾，你向女寇去提。若办成此事，日后必重待与你。”官媒闻言叩谢，遂来至家中，向春香提亲。春香坚志不允。官媒无可如何，只可慢慢的劝解，不敢十分威逼，只以好言相劝。

一日春香见官媒有一儿，名二憨子，年方二十余岁。见他情形原是痴呆，遂将唤来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子？”二憨子说：“我名二憨子。”春香问：“银子中用不中用？”二憨子说道：“是中用的。”春香说：“有一地方你可知否？”二憨子说：“南北二京东西两广，那里不知？”春香问：“有一七星山，你可识路？”二憨子说：“就是八星山，我也走的熟。”春香说：“你既认的七星山，我有一封家书劳你送去，你愿去否？”二憨子问：“我去送信，可给我多少钱？”春香说：“给你两贯。”二憨子说：“少，我不去。”春香问：“你要多少呢？”二憨子说：“两个没有十个多，我送信就与我十个钱。”春香笑说：“我就给你十个钱。你将笔砚拿来，我写信你好送去。”二憨子遂将笔墨拿来，春香提笔写道：

春香百拜恩主秦小姐：婢自从女扮男装，下山
侦访董郎，行至郾县，被山寨小头目山下虎首告，
婢被缉获。知县逼亲，现囚在官媒家中。恩主见字
速发人马以救婢子性命。书不尽述，顿首百拜。

将书写毕封好，二憨子接书问道：“此书送交与何人？”

春香说：“交七星山我家大王。”二憨子问：“大王有什么记号？”春香说：“你见有若干人马就是我家大王。你把书字顶在头上，你说：‘送家书的到了’，自有人接书。”二憨子说：“这有何难？我就去了。”言罢出门，一直奔西而行。

走出西门之外，停步暗想：“这七星山在于何处？有了，我只管往前走，走上两三日回来，就说送到了，岂不白得他十个钱，也是一个小富贵。”遂迈开大步往前行走。忽见前边有一哨人马，心中大喜：“此必是他家大王了，我何不迎上前去，献上书信？”急急跑到军前，头顶书信，口中喊嚷：“下书。”三军接过书信，往上传递。董良才拆封一看，不由的惊疑：“原来七星山贼寇是秦府小姐，这春香为我在郾县受苦。为何在七星山为寇呢？其中必有缘故。”遂传令兵发郾县。不多时蓝旗报道：“兵至郾县西门外。”良才令人入城去提春香，只见偏将耿济瀛去不多时将春香领进营。秦豹观见大喝一声：“好贱婢，坏我家教。今日你少爷焉能容你？”遂拔剑来砍。春香见大帐坐的是董郎，即躲入良才背后。董良才断喝：“秦豹好小辈，在营中竟敢持剑行凶。若论军法，就该枭首示众。”秦豹说：“他坏我家教，该当杀之。”良才说：“若论家法，你这不仁不义之人，就该杀之。”秦豹问：“我为何不仁不义？”良才说：“当初你诬我杀你家丫鬟，你母见我非杀丫鬟之人，命你放我，你反吊打锁在花园。不遵母命，忍心害理，是你不仁；听信家人之言，不分皂白，诬我杀人。非蒙丫鬟同你妹妹释放我，焉有我命？是你不义。不仁不义，人道全无，你无异禽兽，反不知愧。不是本帅今在用人之际，就该把你狗头斩下。”秦豹被斥，退出大帐，暗想：“受他一场羞辱，有何面目对众

将？非害死他方泄心头之恨。”忽然想起：“此处有座罗山寺，寺中僧人甚多。法空长老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不如投在那里搬弄是非，杀此小辈，以泄此恨。”想毕乘骑去了。

这董良才见秦豹退出大帐，遂问春香：“适才来人误将书信投在我处，小生故此特来相救。请问小娘子，秦府小姐因何在七星山为王，你在郾县受苦？”春香见问，含泪遂讲：“老夫人主婚，小姐不欲生，逃出府赴京寻你。七星山遇寇杀贼，权占山寨。令奴下山访郎君，被山上小头目山下虎在郾县出首，小奴被擒。曹知县欲强婚，奴托人下书，误投大营。幸喜夫妻今日相逢。”细言了一遍。良才口呼：“小娘子，这素梅小姐留落在高山，命你回山通知小姐，明日速到罗山寺相会。”春香领命，乘马回山。

且言董良才传下令箭，命中军熊兆姜把知县曹春煦提到营中，问了贪赃卖法之罪，推出营门斩首。良才修了一封家书，差人持信至家，搬请员外、吴氏母进京。忽见蓝旗报道：“右先锋秦豹单人独骥，投奔罗山寺去了。”良才闻报大怒，遂命中军传令响炮，起营杀奔罗山寺，剿杀众凶僧，擒拿秦豹。不移时来至罗山寺，大小三军呐一声喊吵，把一座罗山寺围的水泄不通。这罗山寺贼僧法空料董良才必然领兵以报昔日之仇，遂与秦豹商议迎敌。忽闻炮声连天，官军呐喊前来，遂急忙撞钟聚将。只见五百多名恶僧，各执枪刀剑戟、斧钺钩杈、鞭铜锤抓、钐棍槊棒、拐子流星十八般兵械，齐集大雄宝殿，站立两边。法空吩咐：“众僧各护墙垣、前后山门，以防攻破。”遂领百十名僧兵同秦豹出寺迎敌。

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平凶僧夫妻团圆 秦总镇自罹法网

蟋蟀身世几春秋，转瞬蓬蒿共一邱。
试问当年守钱虏，至今黄土有金否。
狗苟蝇萤无已时，旁观未免笑君痴。
邓通曾费千求力，今日铜山属阿谁。

话说法空手提禅杖，同秦豹并众多凶僧出山门来迎敌。只见官兵前来围寺；忽见军中闪出元帅，认的是董良才。良才用手一指，喝道：“贼僧法空。不守清规，竟敢听秦豹之言，竟敢造反，抗拒天兵，还不知罪受绑！”法空闻言大怒，手擎禅杖竟奔良才而打。中军官熊兆姜手拧方天戟来战法空。秦豹来助战，被苗青拦阻厮杀。这熊中军与法空战了三四十回合，不分胜败。法空故意闪出一空，熊中军不知是计，拧戟分心就刺；法空侧身躲过，单臂抡杖，反身打去，熊中军招架不及，被杖打落马下，乱刃下而亡。法空率众僧

闯大队，苗青大惊，遂撒了秦豹，来救良才，一同落荒而逃。法空紧追。苗青遂取弓箭望法空射来，正中法空左膀。秦豹鸣金，两下收兵。苗青保护良才回归大营。查点兵将，将官伤了十四员，兵卒死伤百余人。良才闷闷不快，不表。

且言法空调理箭伤，两三日已愈。遂向秦豹说道：“良才小辈只依苗青一人，咱明日用调虎离山计方可成功。”秦豹问：“何为调虎离山计？”法空说：“你去骂阵，苗青必然出马与你厮杀。要你杀一阵败一阵，调开苗青。我率领众僧一齐杀进他的营，捉拿董良才。再擒苗青易而不难。”计议已定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饱餐战饭，秦豹提斧上马，法空督着众僧兵，出山门略阵。苗青闻秦豹前来骂阵，禀明董帅，一马当先，前来与秦豹厮杀。战了一二十回合，秦豹往荒郊败走。苗青在后追随。法空乘此无备，率领僧兵一拥杀进官营，如虎入羊群一般，逢着死，遇着亡。三军心惊胆怯，四散奔逃。董良才见此光景，只吓的魂不附体，遂弃了营盘，落荒而逃。后面法空紧紧追随。

正在为难之际，见迎面山林中闪出二位女将，坐下桃花马，手擎绣绒刀。良才此时惊魂千里：“前后受敌，吾命休矣！”及至二马临近，认的是春香并素梅小姐，遂迎上前去，口呼：“小姐救命，众凶僧追来。”秦素梅闻言，让过董帅，拦阻法空。二马盘旋，杀在一处。战有三五回合，法空被秦小姐一刀斩于马下。众凶僧见师傅一死，皆四散而逃。良才见杀散众多凶僧，心中大悦，遂近前致谢。忽见苗青手提人头，问道：“姻兄所提何人首级？”苗青近前说：“此系贼子秦豹首级，前来报功。”秦素梅闻言，定睛一看，

正是胞兄之首，不由心头火起，手举绣绒刀向苗青杀来。良才拦曰：“小姐息怒，令兄所作原有杀身之祸。”遂将苗凤英还阳，夫受妻职，秦总镇上本参劾，秦豹私投罗山寺一一说了一遍。素梅听毕，只落得长吁短叹，良才口呼：“小姐若能随我进京，以救监中苗凤英可否？”素梅应允。良才下令拔营回兵。只见一人跪在马前，口呼：“老爷，小人奉命搬请家眷，不知何故老太太自缢身亡，老太爷不肯进京。现有家书捎来。”遂呈上。良才拆封看毕，原来吴氏自愧自缢，所生之子被火烧死。父亲方明吴氏用计，无颜来京享荣。不由叹息，只得催趲人马回京不表。

且言秦总镇闻人报董良才收了小女素梅，杀了儿子秦豹，不由气填胸膛，大骂：“董良才害了我儿，骗去我女。此仇如何不报？好一无耻丫头，你既无兄妹之义，我岂有父女之情？”遂修了一封假反书，带至金銮宝殿，单奏一本，言：“董良才勾引臣女素梅在七星山作乱，扯旗招军，欲夺吾主江山，报逆妻寄监之恨。现有反书在此。”遂将反书呈上。灵帝览本大怒，秦总镇见帝怒，又奏：“董良才谋反，他妻苗凤英必然知情。将苗凤英发到为臣衙门，究问真情，俟董良才到来，再拿他定罪。”灵帝准奏，总镇秦承翰遂将苗凤英提至镇署。

秦承翰升了大堂，把苗凤英提至大堂喝道：“小贱人，你丈夫谋反，你必知情，速速供来。”凤英回答：“我丈夫乃守法明礼之人，并无谋反之意。”秦承翰喝道：“你丈夫引诱我女素梅在七星山招军，今又兵合一处，不久就来攻打长安。现有他反书作证，你速实招，免尔大罪。若再强口，休想你生。”凤英说：“你女我不识认，董帅心如日月，怎

肯叛国？大人细访，自有水落石出。”这秦承翰一心想着报仇，要把苗凤英屈打成招，好拿董良才治罪。见凤英不招，遂吩咐左右：“给我拶起来。”左右人役不敢怠慢，遂把苗凤英拶起，只疼的凤英死去活来，并无口供。秦承翰见无口供，命人役用炭火炮烙其足，只烧的凤英双足焦黑起火泡，大骂：“老贼”不绝口。秦总镇见他无供，命从人在堂前撒下铁蒺藜，把他绳缚二背，令他滚堂。人役立刻撒下铁蒺藜，推倒凤英滚之。只闻凤英叫一声苦，人役禀道：“苗氏气绝。”秦总镇离位一看，见凤英面白唇紫，绝气而亡。心中暗想：“苗氏死也不屈，只是没有口供，如何复旨？”遂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：“不如将狱婆唤来，给他十两银，将狱婆绳捆两膀，绑在监中。奏明圣上，只言苗氏畏罪惧审，把狱婆捆绑，连夜逃去。就把苗氏尸骸埋在花园，神不知鬼不觉，掩饰严密。”主意已定，遂与狱婆依计而行，又命家丁冯德花园掩埋苗氏尸身。

冯德遵命，背负尸身竟奔花园，暗想：“严刑拷死苗氏，又与狱婆定计欺瞒圣上，倘若泄漏，必有杀身之祸。”来到花园放下尸身，正然掘坑，忽听一声叫苦，吓了一跳。回头观看，见苗氏坐起，只听问道：“此系何处？你系何人？”冯德见苗氏苏醒已活，说道：“我名冯德，实对你说，我家老爷假修反书，奏于圣上，将你提来苦打成招，把你夫妻致于死地。不料小娘子绝气而亡。我家老爷恐圣上见怪，不知与狱婆定下甚么计策，令我将你埋在此花园内。此系实言，并无捏造。”凤英口呼：“大爷，我与秦总镇无仇无恨，要害我于死地。只求大爷看我屈情，救我出火坑，恩有重报。”冯德闻言，口呼：“小娘子你含冤负屈，令我救你，

我若救你，无处安身，如何是好？”凤英说：“恩公将我送在我义父马丞相府方妥。”冯德闻言说：“好，好，好。但只白昼不便行走。且到我房，黄昏再行。你意如何？”凤英说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尽。”冯德遂将凤英藏匿房中，又向婆儿说明。候至日落黄昏，婆儿说：“你在前引路，我背负小姐何如？”冯德首肯。商议已定，冯德在前引路，悄悄一同出了花园后门，穿街越巷，不多时来至马丞相府门。

相府门上人拦阻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来此何事？”冯德拱手含笑说：“借重一声，禀报相爷，就言冯德夫妇送凤英小姐来了。”门上人闻言，不敢怠慢，遂往内通报。正逢丞相思索秦承翰奏本，提凤英严刑审讯，放心不下，忽闻冯德夫妇送凤英来府，遂命丫鬟报于夫人并晓云知道。夫人命金花引路出来，命冯德之妻将凤英背到官宅，放在软榻。半刻工夫，凤英苏醒，方将二目闪开，见马丞相并老夫人、晓云、金花众人皆在身畔围绕，不由落泪，叹道：“奴好命苦！秦贼私造反书，将俺夫妻陷于死地，现有恩人冯德可证。只求相爷替俺夫妻伸冤报仇。”丞相闻言，遂问冯德：“秦贼因何一心谋害元帅夫妇？”冯德跪禀：“我家主只因少爷秦豹私投罗山寺，元帅在阵前斩了秦豹，在七星山又收了他女秦素梅。他一怒，私造反书奏上。圣上准本，将小姐提到总兵府，以非刑严究。小姐命绝，令我埋尸花园。在花园小姐复生，故而救至相府。”丞相怒道：“老夫明晨走马上朝，辨明皂白。”遂留冯德夫妇在相府，这且不表。

次日清晨万岁登殿，秦总镇出班奏曰：“苗凤英惧罪，把狱婆绳缚两膀，竟自脱逃。”圣上降旨：“秦爱卿四路陡拿。”秦承翰领旨下殿，正遇丞相马凤冈带领凤英、冯德夫

妇上殿辨本，只吓的心胆俱裂，忙忙出朝而去。丞相上殿，辨明秦承翰蒙君作弊，欺君罔上。又有凤英、冯德夫妇作证。龙心大怒，正要降旨锁拿秦承翰，只见黄门官上殿启奏：“董良才回朝，在午门候旨。”圣上降旨：“宣董良才见朕。”

良才闻宣，令春香在午门静候，遂带领秦素梅、苗青一同上殿。圣上问出征之事甚详细，良才就将秦素梅、知县曹春煦、秦豹、苗青、贼僧法空之事一一奏了一遍。圣上问道：“你可知秦承翰参你归叛造反否？”良才忙叩头泣奏道：“为臣赤心，惟天可表。”圣上降旨：“锁拿秦承翰，金殿对词。不移时回奏：‘秦承翰自尽而亡。’”秦素梅闻父死于臭名，自己欲寻无常。良才拦阻，灵帝问：“殿下何人自寻短见？”素梅忙跪奏：“罪女乃秦承翰之女。父兄罪犯天条，罪女情愿一死。”灵帝曰：“尔乃英烈之女，自有褒封。”遂封董良才为吏部天官，代理大将军之职；苗凤英封为纯贞一品夫人；秦素梅封为英烈夫人；封苗青为镇边总兵；赏冯德夫妇黄金白银各一百两。众人谢恩出朝，一同到相府，谢了相爷深恩。相爷喜之不尽，设宴款待。真正是：

夫妻团圆，兄妹相逢，喜从天降。

良才迭次接父来京享荣。日久之后凤英生了一子，中了探花；春香生一子一女；素梅生二子：一为翰林院侍读，一为驸马；又收金花为妾，生一子，荣华一门。正是苦乐悲欢一段因由。